

樂平縣志卷二十七

藝文志 記一

宋

新建學校記

劉定



皇帝嗣政天下五稔熙寧五年正月饒州之樂平新學成知縣事著作郎金華范侯以書來請文昔者先王以人生不可以無教而教不可以不素也自家達於國皆立學其爲教也始生而六射以明將有爲於天地四方寢之床以明有臨衣之裳以明有上弄之璋以明有德能食則教之右手能言則教之唯俞知方名則教方名知數目則教數目十年就傅則知男女之別長幼之序始學書計肄簡諒又十年而冠學誦詩絃舞射御與七禮樂之大要比年入學七年小成經知其

所離志知其所辨小成也者孔子所謂可與適道者也九年而大成博學無方邈友視志大成也者孔子所謂可與立者也自生齒至于仕仕而有爲於世率數十年無一日之廢然後一人者有成所謂道德性命之理反復出入涵濡休養不知幾何然後能一夫先王豈固不憚煩爲此紛紛乎蓋不如是不足以成天下之治當是時天下之材無非成材德慧術知可以南面而長人者所在而是賤爲賤委微爲匹夫其知足以知義命其仁足以寄腹心天子開明堂垂衣裳而天下治百工萬物以序聽治有所不爲爲之無不成就有所不言言之無不聽命上之人憂不自治而已不憂刑政之不立憂教化不行而已不憂能事之不備何則義理充塞于世則人人有自燭之明明足以自燭則發而見於功者乃其緒餘而

已聖言既息王迹不明挾書而讀者既誣古人亦罔後世以謂道德性命聖賢之事非後世可以踐取學校所以右文而已非真能成士爲學校者止曰使先王之名物不廢於世足矣學士既不能自愛德性以達之於其所及或漁獵以有得更爲夸毗誕謾附會曲學以籠世人自秦漢以來敝陋至此此斲輪發塚之辨所以起於莊周也嗚呼孰謂孔子孟子千載之志不可以言言者赫然復見于今日乎太學開三舍延天下高明碩大之士上躬自省試懲向之場屋疲志力於煩文一切罷去專用經術以學者言經而不及於理分經以命有位使折衷於道用大丞相典領條奏以授諸生於是天下始知學之大致海隅日出踴躍洗心得見三代之事孟子所謂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此其時乎嗚呼盛哉鄱陽郡應書

千人樂平士當其十二多茂美好學者度材相地議立學十
餘年矣昔之爲吏不知先王先成民而後爲政乃曰教學非
吾事也今人所爲者務名而已又曰動衆以就事利澤不足
道而怨謗先之夫規模志意鄙淺如此會何能自治而使治
民哉邑大夫庶士有爲而久不成者以此也朝廷厲精先王
之政郡縣能悉力成化必爲上之所知如含糊不注意將得
罪於上矣其可以苟言而已哉今詔令垂下而范侯經畫皆
已素成方且置重厚君子以爲師講論六藝旁觀百氏之語
以增益其聰明閒則閱古今成敗以應當世之變異時朝廷
教化大成一道德以同風俗樂平造士必右他邑焉予既重
范侯擇善之明又良于應務因聖人有爲之時推理義以新
美其士民且爲樂平賀不自知吾文之不工而竊喜爲人道

也雖然務名而不孚其實謗者所以爲資昔人媿阿不能有
爲己在所鄙今人所爲可謂善矣將使實浮於名而謗者無
以得間則在勉強不倦以終之也范侯爲縣有異政士民獻
以當路上嘉之聽復留三年以慰衆志蒞民既久恩信愈深
其所欲爲宜無不可於意者非如向時縣令坐不煖席而命
駕者可以苟簡爲也第不廢吾言行爲天子所知熙寧六年
九月

迎薰堂記

馬存

元祐二年春三月馬子與二三子客程氏之堂程氏觴客酒
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簾戶間飄人襟
裾而入入肌骨盪滌腸胃胸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
視萬物欣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萬竅起音如歌詠

太平之聲長枝牽柔婉曼婀娜如翟羽庭僉舞踊盛德客曰
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嗟此南風也遼乎邈哉曠
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吾試爲客歷古以數千年
幾何時一來今幾來矣吾聞舜孝格天五絃之上微動帝指
拂之以起被動植而鳥獸魚鱉咸若湯之時吹雲橫電雷作
霖雨掃滌八載之孽而吾民徯蘇文武成康酣和塞周飄然
自阿敦及路葦使天地祖考安樂福祿漢孝文時吾民既歿
國亦以富太倉中都之朽腐者不可勝計唐太宗貞觀之間
與三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齎外戶不閉斷獄希少幾
至刑措宋受天命繼逐羣陰聖子神孫保養休息吾聞閭數
十世聖人必興是風必來若合符契禍災愁愠之氣立以滅
息而生氤氲舜五百餘歲至于商商五百餘歲至于周周九
百歲至于漢漢八百餘歲至于唐唐三百餘歲至于宋自舜
及今三千三百餘歲矣是風也已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
狀直悽慘著物顏色零落憔悴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如哉
茲非甚幸與于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之

登瀛閣記

馬存

唐太宗選士十有八人與之燕游議論古今事待以殊禮天
下榮之謂之登瀛洲予外弟程通叔于其居跨池爲閣高壯
偉麗聚書其中以教子孫而名之曰登瀛欲其家必以文學
取用于時也予請道今昔灼然可驗人所共知者以勉通叔
予讀于定國傳其父于公高其門閭使容駟馬高車曰吾治
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已而定國爲丞相封侯後漢虞詡
之祖曰經亦曰吾治獄如于公子孫當爲九卿故寧詡曰升

鄉訓官至尚書爲漢名卿近讀眉山先生三槐堂記言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于周漢之際歷仕太祖太宗文武忠孝直道厚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既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于景德祥符間十有八年福祿壽考爲宋賢相歷觀古之君子積善于身厚施于人責報于天應若影響罔有差失于公以車蓋大其門閭虞公以卿名其孫晉國以槐名其堂今通叔以登瀛名其閣異世相類天道無私豈能獨遺君耶通叔勉之農夫耕腴其獲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君之家積累數世矣爲吾里名族子孫盡儒且將以文學表于世予他日歸故鄉見君之誥誥侍立者皆青紫也而後知天之可必予言爲有驗元祐五年九月

怡齋記

洪邁

馬子遂良館于予宇下六百日宿廬去容齋不能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偶客無敢不公言今日予方寫楚詞倦困枕肱卧聞遂良與客對始啜訾咄噀不可聽已而放聲棘譚往復甚苦予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捉篆筆自作怡齋字何人長鬚廣額秀眉倩口倨作其西詰所以曰自爾之疎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僅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暄涼罷入室刺刺與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別去上馬忽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七拄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程度撥取一第耻耻棲棲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微欺我哉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安在哉遂良且笑且怒瞠對之曰子貌則士也何言之陋吾

樂平之北三十五里有蒙溪泉從山而下可數百尺清泚遶
澈稱幽人達士所棲越余仲庸居之自其先公已稍稍綜理
仲庸又建閣三間名曰松風家素單牖不得爲高華藉竒太
虛取適暇日鉅松千章如揖如驚每風噫萬寢聲盈穹淵蓬
蓬泱泱溪水皆立含商嚮羽靄有餘韻如張樂洞庭之野詩
人不可狀丹青者莫能摹凡花竹柳梅人力可以漸致者無
不具雲烟雪月物景可以交相者無不宜闕雖小賢于廣厦
千萬間遠甚仲庸學古精賞鑿商周彝器晉唐以來名畫逸
墨到手不容贗特患力不副識隨其所有貯閣中取善文即
捉筆千言不停綴蓋嘗角藝南宮造物戲人診以目青于挾
策望遠爲兩妨如是者七年久而意象洒然不少置片辭之
就倩侍史乃傳夜坐牕下聽諸郎讀書輒躍喜今厄運將
睡有頃醒視之獨遂良在客去矣

松風閣記

洪邁

樂平之北三十五里有蒙溪泉從山而下可數百尺清泚遶
澈稱幽人達士所棲越余仲庸居之自其先公已稍稍綜理
仲庸又建閣三間名曰松風家素單牖不得爲高華藉竒太
虛取適暇日鉅松千章如揖如驚每風噫萬寢聲盈穹淵蓬
蓬泱泱溪水皆立含商嚮羽靄有餘韻如張樂洞庭之野詩
人不可狀丹青者莫能摹凡花竹柳梅人力可以漸致者無
不具雲烟雪月物景可以交相者無不宜闕雖小賢于廣厦
千萬間遠甚仲庸學古精賞鑿商周彝器晉唐以來名畫逸
墨到手不容贗特患力不副識隨其所有貯閣中取善文即
捉筆千言不停綴蓋嘗角藝南宮造物戲人診以目青于挾
策望遠爲兩妨如是者七年久而意象洒然不少置片辭之
就倩侍史乃傳夜坐牕下聽諸郎讀書輒躍喜今厄運將

訖金篦刮膜眸子復瞭然神明且還舊觀溪山之靈當賀主人翁光春盛秋端不虛擲孰能居心物外分勝邱壑千塵煩膠擾中謀三日閒爲仲庸一游屬耳天籟白飯青芻定不爲僕馬惜正恨欠此客耳詩文若干篇曰穢稿者藏焉機緘律切使人把玩諷咏輔頰閒馨澤芳新愈出愈奇所以名太謙矣

賜環帶記

王剛中

紹興二十八年秋臣剛中備數詞省會西蜀闕帥上諭宰執無庸外移當擇從臣臨遣以慰一方之望九月甲子詔臣制置四川臣既入謝復詔賜臣御仙花帶一條臣辭曰臣官品未應賜帶上宣諭此出特恩且帶本九環閣門奏御腰圍豐大特增二環臣奏曰此微臣之幸也祇懼不克稱塞遂拜受

賜臣既入蜀延見官屬引問者老諭以聖天子惠恤遠人丁寧命帥之意凡條教約束悉從寬大使四路吏民三邊將士莫不相安蓋臣所以仰承賜賚之微旨也帶既襲藏以爲傳家之珍且敬書之使世世子孫知臣榮遇之盛是年十月

宋相王公義田記

王 葆

敷文閣學士樂平王公方爲布衣時已魁然負公輔之器嘗曰自吾前人在食茲土五葉矣傳至于今而支派日益蕃產析資分有不能以自活左親戚而右墳墓於吾心重惻惻焉計所以處之而力患不贍既而公與兄監丞相次拔進士公橫翔濶武遂自掖垣來鎮全蜀其冢嗣元度從公掌內機因請于公曰大人祿四千石序辰亦幸竊稟稍酬曩所志今其時矣相與度囊中裝以畀其家市田以賑族葆幸忝屬吏守

廣漢公喜於酬素志也為葆言之葆家姑蘇知有范氏義由
久矣既聞公言退而取其條畫與其所刻錢君倚之說以獻
于公公欣然有契往往歛散之法蓋叅取而並行之盛哉公
之用心也不鄙謂葆復俾記之葆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均出于祖而饑者弗食等之路人有人心者宜不爾也公平
生學問有得於養心寡慾而居常論議且以能定能應為法
茲舉也亦足以見其利己之念輕而待族之意重矣抑葆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苟積而不能繼雖棄書不能垂久也世
傳文正在丹陽使子堯夫歸取麥五百斛克夫聞友人三喪
未舉盡以畀之文正因期子以廟廊器蓋范氏之賢不待文
正而又有忠宣故文正事仁宗而忠宣相哲廟蔚然相望為
國名臣由其所存者異也今公所志不減文正而元度視忠

宣且無愧他日建植當遂與范氏方駕矣葆于公無能為後
徒以生文正之鄉偶能誦文正之事而遂俾之當君倚之筆
愧非其人也固辭不獲于是乎書紹興三十一年

重建縣廳記

程迥

國家中興浙右宿重兵於大鎮列營衛於在所不減全盛時
其治政本於仁惠不許多斂凡郡縣賦入輦運供億者什七
八也然吏員日以冗卒乘日益繁皆仰給於庾帑故守令之
任為甚難令貴重而位輕視守為尤難健吏速訟于豪右弱
吏乏供於上官者皆是也往往玩時愒日幸于程滿而去視
官廨之朽敝撐支以相授而已不暇恤也彭城鄭厚卿來宰
樂之二年政平訟理得上下惟心疏剔滯漏財用裕益爰齎
作縣門廊直舍倉庾凡百七十六楹廳事前兩廡吏舍庫帑

凡百三十八楹南堂內寢翼以廊廡凡百三十二楹西廳事
外庖凡四十楹狴犴勘官廳事庖漏圍廁凡百三十楹東偏
隙地眼界曠空爲休燕之所作亭其上榜曰宜遠凡二十二
楹大抵昔之腐朽荒穢者咸一新之其制壯而不華其爲費
一毫不丐于上不斂乎下工傭之人歡呼子來若厚卿者可
謂能矣一日燕僕于縣治僕酬之曰古者宮室之制取諸太
壯二陰在外有風雨之象四陽在內有棟樑羣材之象子知
之乎曰敢不植善類以外小人震風凌雨如厦屋之旃幪乎
知之乎曰敢不以仁覆吾民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子知之乎
曰敢不究通下情僕笑之曰若子之言礪牛刀而割連雞也
雖然道無小大無精粗顧職分之何如耳若厚卿者可謂敏
矣嘗聞厚卿大父修敏公以高文奧學爲東坡山谷之所敬

公之宰福昌也山谷送之以詩且序之曰今可爲縣令師也
厚卿今爲縣卓卓如此亦可謂有祖風烈矣使來告曰斯後
吾亦勤矣子爲我記僕諾之未果會如上饒考試進士歸則
厚卿之代者歷境矣顧其事可傳乃紀其實附以聞見爲之
記而屬縣尉浦城陳君伯餘監視確石刻之厚卿名如密各
臣之子今爲通直卽伯餘名公慶爲修職卽淳熙元年十月

重修縣學記

楊簡

紹熙三年二月閏朔簡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宮隘陋甚無
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
人丕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時修廊翼之因廊爲齋學
者有安居之所惟講學之堂尚仍其舊部使者鄧公捐錢五
萬邑人又佐之於是大備簡惟先聖所以佑啟後學之意豈

徒事文貌為講說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窮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目以此視耳以此聽口以此言四支以此運動心之神以此潛天潛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非遠聖人曰時習明無時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為焉為有時而已匪思匪為匪食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為忠其恕人為恕其節為禮其和為樂其知為知名殊而道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說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為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而樂亦不可

以言學時習而說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有違者所學必非千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為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絕學者之意門弟子總而記之曰毋意為是故也從遊三千獨曰顏子好學雖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汝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為呀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即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

子三月不違蓋精益一三月而往雖猶微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爲鵠鵠精白是謂時習而說之學是謂於穆不已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

社稷壇記

楊簡

國有常典守令首謁社稷視壇壝紹熙三年春二月閏朔縣令楊簡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亭而修築其墻財計匱乏雖弗克極其宏壯而不敢不敬之意於是乎在仲秋訖工簡仰惟國家崇敬社稷厥有大義至高至深至神至明未有發揮其蘊昭示後來簡偶當其職任其事不敢遜乃起敬起恭從容秉筆而書曰夫社謂夫土之有神也稷謂夫百穀之生有神也其祀事則二其神道則一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所不通貫惟神不形惟神不名天以是健行地以是發生日月以是周運四時以是變通人以是靈百穀草木以是成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故天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三才之所同也變化云爲感通之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才之所同也曰陰曰陽舉不得而測三才之所同也人心誠實無他本體清明本用神明剛健中正純粹精一乾元在斯坤元在斯有感有應無不通矣祀典攸興神道著矣邈亘斯設奠薦斯行不可度斯矧可射思

主簿廳記

楊簡

主簿之爲職重矣凡一縣之簿皆得而領之民丁有簿保伍

有簿學有簿受詞有簿三一下都一送案一退抹限有簿三十逮至有簿繳有簿準諸司及守倅判皆有簿准帖牒皆有簿受外州縣牒有簿佐官申有簿斷釋有簿凡財賦之入皆有簿自始至門皆有簿入出庫皆有簿復有給俸簿給庸簿給土兵錢糧簿籍解抄簿自徐令君以來又有所謂總簿蓋無所不勾稽可以正典常可以糾姦慝可以理財用可以安邑民近世居是官者自二稅與夫省庫之外無與焉號曰冷局無惑乎爲縣者之務益繁也是邑丞簿咸寓蕭寺而簿廳之廢特甚舊有址于縣之東久爲荒墟矣簿君周正字仁甫質直無所回畏簡喜於得良友縣東堂幾二十楹請葺而居焉蚤暮徒步可以相過屬簡記廳僻且迤書前官之可考者列于左紹熙四年

尋母記

鄉近仁

先子之尉建德也近仁甫三歲而生母去之又五歲無祿先子卒南昌既歸葬樂平母孺人挈近仁依外家董氏以居孺人視近仁猶己出且無兼侍近仁故不得而顧私親也又三十年董孺人復即世近仁憂中先大父以來四對集英兩擢進士近仁沾詩書餘潤連拔鄉薦歎極莫報矣安得猶及事生母每晨興祝天苟此生一相見或相聞死且無憾不然懼不列于人數今年試禮部歸謀之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將爲是蒙霜露犯險阻所不憚始詣建德多端物色而訖不獲則涉大江入濡湏見出繼弟董宰永之永之同母弟而亦情然遂回之銅陵以情白邑大夫求丁籍閱之躍然喜曰事有涯矣蓋生母鄧氏本宣教公女而丁籍有鄧宣教戶也及

入鄧之鄉而宣教一門已無炊火者問其故曰宣教死戎禍
若干年矣方徬徨不能去一隣婦若有聞而重感然前謂近
仁曰妾亦鄧女也妾猶在堂記有姑流離自外歸以適九華
童氏豈斯人乎如其言走求之而生母果在焉扣門即出流
涕再拜未交一言默相信其母子矣幸哉非天其就啟之留
數日謀奉以歸母執不可曰吾自歸童氏四十有五年今春
秋八十有二有子二孫五曾孫一衣食粗不闕有餘以施貧
乏了無掛念矣汝家距此且千里又山重水復不易致舍此
就彼安往汝勉讀父書收世科歲時幸一來汝父官建德時
以子爲董侍郎革孫子也善遇之不喜吾言幸也近仁聽之
不敢復強童氏疑近仁託爲說有所利及察近仁千里奔波
兩足瘡坼且出囊中金以爲母奉始信不疑竊伏悲念近仁

孚惠廟記

楊簡

樂平之所崇敬早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趨者
曰自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有石刻
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何彥所請號止威惠爵止公使
觀者惑焉不可謹按元符三年賜廟號孚惠崇寧四年封廣
利侯宣和三年封惠公建炎三年威惠王四年加號善濟紹
興二十一年加廣祐三十年加忠烈廟本信州貴溪自鳴山
樂平其旁邑邑人請而禱者因奉香火以歸邑之西南二十

里而祠之其地有山高如屏洎水東來走其下於是建祠不
忘其初而亦曰自鳴山聲傳浸說但曰鳴山於戲神之所以
靈者以能弱寇起兵報不共戴天之讐追牛昌隱至貴溪而
殺之兵至之日風烈雲湧水躍山谷自鳴故遂以名其山自
此祠而祀之神應無方威靈屢著當早霈澤應誠如響變化
飛激蕩擾劇寇異跡陰功莫可殫述神何修而得此神心至
孝痛切勇決寧死無生必殺昌隱不顧利害斯即道心斯即
天地之心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順
用而無差順行而無爲可以範圍天地可以發育萬物神之
所自有也不可思也不可贊也

孝女新祠記

楊簡

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此道貫通上下至一而無殊天以
此運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照臨雷霆以此震動風雨以
此散潤四時以此流行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
此孝吾邑之鳴山神得此道故能殺牛昌隱報不共戴天之
讐到于今廟食信之貴溪而分祠在吾邑應感如響饒氏孝
女得此道固能痛哭耳鼻流血出父屍蠶蠶蛟魚浮死萬數
此豈有他道哉孝而已矣孝人之心所自有此心之靈於親
則孝于兄則弟于君則忠于友則信于鄉則和于民則愛此
心非血氣廣大無內外一以貫之無所不通故邑人祠娥而
祝之歷年數百早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簡既遷別廟
而新之又聞之州請奏之朝永錫命焉簡忽叨胄學之除將
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于是乎書紹熙五年十月

簡靖堂記

許錫

樂平山水縣重岡盤紆由東而來縣治實據其趾稍東爲丞廳又東爲學宮下臨沃野橫絕三十里平疇如席目盡處有山崛起杳靄空翠中其名曰萬山而北正面之丞廳尤在髙燥地曩有丞猥曰居弗利徙處蕭寺而丞廳弗復治僅四辟立數十年後因寺火乃反其舊有堂有庭皆窳且陋丞視事於庭肅容亦于庭他無開館可燕息浚儀趙侯之來丞也令偶闕遂全治一邑侯有盛才遇事風生不踰時銘訟既清租逋不宿遊办所到恢有餘地而丞廳亦爲之一新重門兩廡前廳後堂或葺或營而增以崇大更以西廂爲堂虛明邃深扁曰簡靖其後疊石爲山鑿池潛水居然幽致爰出塵外名野航前一亭正揖萬山平遠之景雖郭熙李思訓不能名狀真清境也廩不糜公役不煩民而侯能爲此沉沉者斯亦鑿服矣侯于其中植青松公事暇則對松自哦所爲詩而人莫公測也故或者謂侯適意爾予曰不然侯非苟作其用意有闕于政者不鮮也大抵居足移人之氣夫視廣則志不滯體胖則神亦清然後物格而理明政行而事成其居使之然也柳子厚謂禪謀野則獲謀邑則不宓子賤身不下堂而單父治爲有闕于政豈誣我哉侯風裁秀舉器宇軒朗施於有政燦然可觀此爲之助也蓋治劇無他技惟中有定力不後於物然後動以靖制繁以簡御雖兼三輔可也昔陳南中嘗得是說矣侯以簡靖名堂蓋取諸此以侯之才而充以此理所就其可量哉雖然凡百官府視爲傳舍常也蔽而弗葺者病於偷葺而過侈者又病於浮不偷不浮侯兩得之子老於田間閔縣政不知其幾此而不書其孰宜書侯名汝馭字文

龍戍辰進士嘉定十三年十月

程剛愍公祠記

李伯玉

聖上端平初元彰善瘴惡發微闡幽以剛愍程公死靖康難忠義彪炳特官其曾孫東明年郡守林君杲俾郡博士徐君堯章設公祠學宮而以其四世孫及典奉烝嘗蓋十有五年矣東謂伯玉盍爲之記伯玉聞之死生之變亦大矣志士仁人寧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所欲有甚於生所愛有大於身也靖康之難天地磔裂日月晦蝕忠臣義士捐軀效死者前後相望故种師中楊可勝王彥劉翊李涓蔣興祖高師旦死于戰張確趙伯臻張彥適韓總單孝忠賈賈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湛于潛沈敦張行中郝仲連父子死於守王稟李邈張堯戩郭澣朱克恭死于義姚友仲何慶彥劉延慶

光國陳福死於兵張忠文叔夜以不食其粟死劉忠顯韜以不仕虜庭死李熙靖孫逢以不從僞命死蔣宣李福以謀脫君父死以至黃經一內臣徐揆一太學生竇鑿一從事使臣或以望闕不去死或上書責虜首死或不忍交矢鏃于虜營死而尤大著明則忠愍李公節使王履宣贊吳革與梅程安陳四公之事也龍溪汪公誌程公墓謂公與梅公謀結兵擣虜營迎還二帝范瓊洩其謀於虜虜託金帛不如數詰官長安在公冒死直前遂及禍焉自當時言之公等身膏斧鑕而時雍秉哲并儔及之輩獵美官一死一生而榮悴判生者信得計矣曾幾何時而善惡昭白誅賞大明彼偷生浮榮何啻朝菌暮萍而遺臭史傳與羿浞等若公之精忠大節昭揭宇宙雖世之相後百有餘歲天子哀其忠邦人慕其義尸而祝

之社而祠之過其下者屏營太息凜乎如生存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善惡惡藏於神明之舍如明鏡不可亂妍醜權衡不可欺重輕彼亂臣賊子豈獨無是心哉愛惡相攻情偽相感前有勢利之誘後有患難之驅遂乃陷溺而喪其本心焉逮夫歲月逾邁情偽寂寥其昭昭靈靈者始不可泯於以見秉彝好德之真不由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也且二氣五行之運何有終極人以藐焉之身自托於天地之間百年露電生死醉夢如盆盎蚊蚋興仆何限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宜何擇哉屈子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後之謁公祠者將有惕然於衷而不能自己者東請以是識牲石而告來者

近民堂記

賈南金

令於民最近凡縣幾鄉無大小事先白令令耳目無所不聞接使縣縣得令賢視田野之荒闢如其家匹夫匹婦之癢痲疾痛如愬之父母則郡縣非三代制何病然自秦漢吏操術教設鉤距以愚吾民使吾民俯伏奔走請命于神明之下於是吏益尊民益卑勢之反也知巧相傾詭事變互糾紛乃有民巖大可畏者吁三代以下之民獨不可近耶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夫必先平易其心然後能平易其政政平易矣人將遠我耶然則世非無三代之民病在滔滔秦漢吏耳樂平當京孔道見謂劇縣羅令君治以寬簡訪民瘼苦視如我身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莫不心慚亡何縣大治廳西偏有敗屋五楹舊爲酒局令君既不爲利規乃芟翳撤障爲堂以聽訟闢兩門使訟者入扁曰平易近民縣人驚喜曰

令君心府夷曠如此矣。歷日落成，謁予記。予雅愛慈湖皇極
蕩平之說，曰：無深無奇，不怪不異。慈湖項宰斯邑，施行大畧
本此。後五十年，庶幾得吾羅令君焉。令君深於詩者也。詩曰：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謂和平樂易，則可以爲民父母。正與
平易之訓互相發。予嘉令君不忘周公之訓，故爲道詩書之
義，以諗令君。令君名侶，廬陵人。淳祐元年十二月。

重修饒娥廟記

馬廷鸞

娥立節唐寶應壬寅，更五代暨先朝迄于今五百二十七年。
歷壬寅者八矣。嗚呼！唐於此時，銀貂縱橫，王室如燬，妖狐起
仆，河朔爲墟，斯六陰之窮也。而有真女子烈丈夫事，獨于吾
州吾邑見之一幽昧而節亘千古一荒邱而名震八表。斯昭
昭者，豈偶然哉！自娥立節以來八年而祠與碑立，二十年而

唐制書下柳河東之碑，繼立百十一年而碑廢，再立二百六
十一年而先朝邑官碑陰有記三十四年而宋景文之史有
書。又十五年而遷廟有碑，又百二十三年而別廟有碑，又二
十一年而先朝制書再下，褒表者節義也。自娥立節以來百
一十七年而祠初焚，前碑燬，又四百有六年而別廟焚，衆碑
悉燬，興廢者時變也。嗚呼！節義貫天地，時變自古今。綱三常
五寧與榱桷俱焚，天典民彝豈與瓦礫借燼。譬如衆星分耀
日，穀冥濛有時而陽耀大明，四瀆爭流，滄溟浩渺，有時而鯨
波洞開，又安知無惻怛勤民，望古爲之興，仆植僵者乎。蓋娥
之英烈地行爲神，空飛爲仙，或騫月窟之芳，使士之舒翹揚
美者叩焉，或灑天馭之霖，使衆之植稻種黍者祈焉，于是別
廟焚，群碑燬之十年，當疆圉大淵獻之歲，邑人稽贊應公分

祠山東之始謀踵文元楊公遷祠邑西之舊規而斥大之其
明年二月壬子首事六月庚申落成前築月臺中敞殿宇丹
甍燦然鐘鼓爐案備具祠之初建也有白犬伏神座下依依
終日投之魚肉不食鬻灰而去不知所之異時嫉感父屍因
有啣梭之神而厲也復出於斯時歟吁嗟厲兮彼國進不得
擬桃花以扈嵩洛之塗東芻靈也退猶得附黃蒼以彰吳越
之義夫烈婦也生斯時視斯異者欲不流涕嘆息而不可得
也於是士民相與授簡于病叟而記其成烏娥之烈前人之
述備矣無復諄諄贊一詞姑詳興廢以記時事述幽靈以感
物而已病叟者卧中條山久幽不死而名不稱焉者也叟既
成文又作迎享送神三章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辭曰吉日
兮時良芳菲兮滿堂蕙殺巫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靈捷捷

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駕飛龍兮于征遵吾道兮鄉之長城
波滔滔兮淚盈盈望汾潭兮盤石撫仙灘兮揚靈揚靈未及
隱思君兮嘆息朝馳驚兮江之溥夕弭節兮縣西之側待娥
不來兮使我心惻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唐世衰有
父溺兮誰憐之呼天與直兮涕漣漣而至險不測濤與風至凶
不仁魚與龍至孝不昧感印通豈人之靈不若厲之雄惟天
地之無窮兮哀吾生之弱齡往者吾不及兮來者吾不觀其
敗與羸愚公去矣山爲平精衛藐然海爲傾枕吾戈兮縛與
纓猛志毅兮妖氣澄昊天克鞏兮靡人弗勝誦娥之德兮搖
我心旌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大田多稼屯膏是憂雄虹兮
朝隴雌霓兮夕虬觸石兮通氣雲車兮電耀雨甚急兮神哉
沛農有神功兮懷鷄黍之招邀士未失職兮翼鷓鴣之扶搖

錫之豐歲兮俾爾餘餽報以修程兮匪我宣驕揚桴兮拊鼓
錢颺游兮遠渚欲少留此靈鑽兮日忽忽兮將暮祝娥之來
下兮慰我士民於終古

遺老軒記

馬廷鸞

蘇黃門輔政於元祐謫官于紹聖歸居於崇寧諸子爲之築
廬頴濱其自言曰吾頴濱遺老也嘗自諫官不五年與聞國
政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今退居杜門不與物接心之所可
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不如意平生之樂
莫過今日蘇公之所謂者如此晉秘書少監徐廣東莞人也
劉氏易代之日廣悲歌流涕或責之曰徐公得無少過廣曰
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徐公之
所謂遺老如此然則一遺老也樂莫樂乎頴濱悲莫悲乎東

莞何也亦各適其適而已從容乎老檜修竹之間嘯傲乎鳳
臺平池之上避事以謝客養性不看書蘇公之所謂也守丹
徒之墳墓懷京口之桑梓入齡不釋卷一歲遍五經徐公之
所爲也有志于此壯誤思華老逢傾覆其始也類蘇公之不
如意而無其晚歲之樂其終也又類徐公之不可同而有暮
年之悲於是家有林廬篋存緗素亦復妄以遺老自名於二
公宜何擇焉曰吾進不敢望頴濱是猶大廈將顛之初也易
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蘇公之時以之退猶庶幾乎東莞是
故淪胥以亡之後也玄曰海水羣飛蔽于天航徐公之時以
之爲蘇不可舍徐安居抑二公皆八十餘老則造化之所賦
厚矣士當踰六望七之年久生何益篩巾以待終而已不然
則古之人有上相葩榮中臺耀寵時閱一卷時飲一盃老而

自樂何樂如之蓋自名曰長樂老矣然而斥以寡廉登之裸
傳愧全節之武夫慙斷臂之婦人歐陽公耻之士亦耻之國
則興亡相繼身則富貴自如中士羞以爲家中君羞以爲臣
司馬公耻之士亦耻之是爲記

儒富莊記

馬廷鸞

叔翔既築儒富莊予往過縹囊緗帙魚魚雅雅其崇如壙叔
翔曰自有文字來其篇籍姓氏列于史官定爲著錄者西京
三萬二千餘卷宋元嘉已六萬四千餘卷隋家則殿書已萬
記者至三千有七而唐之四部十三庫又不知其幾也况中
朝文明之盛乎吾以是稱富何哉若是而爲富則嵩嶽之拳
石滄溟之浮漚也若是而不可爲富則索之常足味之無窮
吾庸多矣君爲吾記之尚斯文之未墜而吾莊之不荒也予

曰覽聚書難讀書爲愈難昔金華潘公作讀書磨鏡帖朱文
公亟稱之其說曰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常用此藥
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此名言也世間解讀書者幾
人浸爛于利欲之場沒溺于燕安之中蕭繹宋導貴之徒皆
是也厄吾書者豈必郢城之烟砥柱之水哉叔翔有大雅資
真摻而力討既覽而厚藏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其必有以知
之矣李文正公藏書甚富且延學士大人至有不待見主人
下馬直入讀書者予方訪論山中覓書不可得嘗願徜徉小
溪盡發一莊引卷徐玩叔翔當不予厭也庶幾文正之遺風
歟因奉所假歸之輒以所聞讀書之說次第其語爲記淳祐
十一年正月

東軒黎公記

馬廷鸞

邑尹黎侯本山西將家勇毅明決遭時多難轉側兵間久之
得邑康山閭因民事過予山中與病叟言吾初名震東今名
辰吾之脫戎行而南僻于茲邑也雖拘于上下之交而不得
以遂其歡情素志敢一日忘學愛之訓願求所以自號而名
其區區焉病叟未有以對也而春秋之義國不如氏氏不如
人人不如名君侯以古之國爲氏矣蓋以前之名爲號乎是
宜號曰東軒夫震東方也黎古東方之國也東軒之號示不
忘本也東之義何如于行爲木于時爲春于德爲仁今夫八
方一冥千古長夜已而暘谷之日浴于咸池出于扶桑孰昭
陽是今夫大澤苦焦中谷爲暎已而泰山之雲膚寸而合禰
石而起孰神變是今夫元冥深閉祝融不呵已而解凍之風
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孰披拂是蓋取諸東而已嗚呼世之化
也天地化爲鐵鑽日月化爲豺虎風雨化爲邸舍霜雪化爲
衣裘康山之邑于其化也不能以寸吾嘗愛杜少陵遭田父
泥飲之詩述其吏民之懽愛則曰酒酣誇新尹蓄眼未見有
述其父子之安全則曰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吾亦不知
中唐爲何如時姑誦此詩則尹之賢可知矣尹非嚴鄭公乎
鄭公非西川人物乎孰能使我隨春風望花柳吟哦此詩庶
幾邂逅此田父也吾于東軒有望矣民之謠曰侯之不來民
爛欲糜莫知我悲侯車將稅民喘以悸蓋終我惠東方曰春
維歲之初侯政如新百姓其蘇于是乎書

披雲堂記

馬廷鸞

觀音院橫據于石城兩山之間如巨舟轉豁牙闕古岸無以
爲登眺游觀之娛以發揚詩人之豪思山之僧曰普饒鑿厓

爲堂憑虛搏險以升其顛令人有披拂雲漢之意里大夫程
公與予講學其上名之曰披雲予謂饒師曰披雲之狀若何
饒師曰予嘗燕居坐堂上隱几而觀之有物出石間茫洋虛
洞而來循予襟拂予袖挂予帷裳泛于軒窓霜雪之交枯葉
颼颼予身如裘少輪不飛衆人沸滴予身如締探之以手則
如波轉而流潑步之以足則如水仙入浪花前披靡而後隨
合彼以予如槁木之枝朝棲暮宿其上肌骨凜凜而冰玉清
山前紅塵門外多事忙中之擾擾求之即我而予坐重簾之
下邃帷之中尋不得而去也公之名予堂其盡于此歟他日
又問公曰此甚非吾所謂吾今教子以畧山川浮游滌溢之
氣是爲葦陰結愁雨之霏霏鑠重嶺而沉沉長風如兵浩衝
擊也漫漫之中露秋碧也忽分須臾萬里關也青天無飛翮

白日也如是啟窓而觀之豈不快哉鄉人尚存聞公言而壯
之既而嘆曰公于世爲聞人方歷顯仕其志在于功名者也
若師者養閒漱清無求于世而已矣予雖愚不靈異時亦庶
幾如公所謂者乎不然將隨師翫弄杳藹和朝霞而養之二
者必一得矣乃因公之意而爲之歌曰

癡雲壓隴如堅城猛風擊破如雄兵寒谿古洞收不徹有如
奔車白旆歸空營林稍劃劃露微碧玉匣漸見青銅精影轉
西風流日脚萬斛黃金散空落寶篋刮盡重瞳膜倒盛一海
春水薄世界傾在琉璃瓶神豪氣爽肌骨清便欲垂羽翰飛
上朝玉京不須七椀秋江波兩腋自有清風生長憶當年玉
川子慇懃會問蒼生事

洪忠宣公祠記

趙汝騰

延平通守洪芹貽書汝騰曰先大夫忠宣公勲在王室名在
夷狄雖兒童走卒皆知也第葦於公疇昔藝松之地采先克
天語以忠貫日月扁堂而祀之俾芹以記請予爲兒時侍先
君子膝下即聞忠宣使金不屈今老矣何敢辭竊惟蹈不測
之禍以殉國者決非全軀保妻子者所可辦也至若絕漠不
毛之地中國之音問隔絕歲月推遷瀕危數四竟全忠節而
不可奪非天資忠義絕人死生禍福一毫不足動其心者能
之乎在漢則蘇中郎武在國朝則忠宣公是也然蘇武爲之
猶易蓋匈奴不過漢一大縣漢威德足以懼之雖欲置武死
地而終不敢故鬻毳茹雪卒賴以全若忠宣所值中原潰裂
國威荼甚金人席卷之勢方張使在其間懍懍白刃之加頸
况公義不受爵言不避禍其去死者幾希由今觀之冷山之

遞甚于海上雲薪之盡過於掘草黏罕僞齊之脅暴於衛律
韓昉換授之迫峻於李陵雖在悟室之館而持論枘鑿又不
若于韃之愛武是忠宣十五年甚於蘇中郎之十九年也武
終始節旄不敢忘漢公於朔庭乃能奏中興之報於永祐修
燕地之覲於太后又數以虜中機事聞於中國此武之所不
及也武得歸李陵送之河梁賦詩以羨之公歸金猶以七騎
追之幸已至淮舟中矣是間關之甚不尤難于武乎武歸僅
得典屬國公歸亦僅得翰林權直武不過不爲霍將軍所知
爾公乃大爲秦丞相所擠陷魚肉蓋公帛書至榻前率譽胡
銓封事張公浚名望秦不悅又數言張丞相不休秦滋不悅
遂出領細柳其後坐宦者白鏐言公宜在相位秦怒甚遂竄
公英州竟客死身沒而謗始白其坎壈視武轉甚則直氣又

加於武矣武有子罹上官之禍公三子俱策異科長相國次樞府又次翰學天之報公豈不百倍於武乎龍山巖洞鄱陽之勝仙聖所居公嘗讀書領畧其上葦之爲是祠者莫公之精爽復游也不惟慰百世雲來之思且使過者興微管之嘆慕後凋之節葦之用心賢矣哉史稱宣帝思武之忠法其形貌書其官爵姓名於麒麟閣蓋所以勸來者予謂忠宣亦宜廟食于鄱以示褒表此又任風化者之責也故并識之公名皓字光弼樂平金山鄉人寶祐二年九月

趙宣撫生祠記

馬廷鸞

樂平唐舊邑入本朝爲望縣紹熙中慈湖楊先生之爲宰也士肅肅民熙熙鰥寡孤獨得職而衣冠禮樂之群日與縣大夫揖遜公惜歌豈弟宜民之詩以相告勉是一邑之三代也

歲陽一周而風聽大異向也徒聞聲聳屍高塗膏露血者催科之呻吟也杜門塞竇十室九空者比屋之流亡也撥原剔藪虎吟熊噬者符移之駿奔也若夫漿酒藿肉美宅腴田狎官府如家庭倚大姓如窟穴指十有一鄉四十四都百姓爲食邑戶則羣不逞之吏而已如是而稱于其州曰樂平之民邑之號端使然哉宋之得天下也以仁十四聖如一心三年如一日自姦貪柄國嘯克哀頑讎我赤子其效至於內壘外訐皇上赫然改記制詔少保益國趙公旬宣大江問民疾苦諸所罷行必從中覆公將王命自東沂西十乘啟行風餐雨宿師之所過率以私錢給他費其仰縣官者無幾復命餉所趣還厥輸公私宴如也而吾邑獨乘急令出暴政頭會箕歛家至戶到販夫販婦不得免焉公至之日馳令軍中征夫

少休爰救民瘼於是三台武帳燦燁如雲公則率額衆戚以詔書從事移縣大夫去之俄而劾罪如章執吏于獄誅其尤無良者然後呻吟者息流亡者歸駿奔者竄循自屏而吾民始克相持以生相彌以寧如熱濯水如蟄震霆蓋天地之爲恩而日月之爲明也夫既扶老携幼載燹抗旗拜舞公賜于元戎之馬前則又退而謀曰吾何以報永公之德於無窮也亦惟繪而祠之晨香夕燈祝公千歲而後盡于吾心邑士倡之通邑之旄倪和之黃冠師且願留公像于福地之中庭又以廷鸞爲邑人授簡記其成廷鸞諗於衆曰公元勲盛德也樂乎菽爾邑非公素所撫循之民也如天之覆公來自東笑談指麾而去其疾此在公勲德中何啻泰山一蓬芒也公于邑人纔一日之留而邑人于公已有千百年之思且使爲令

者而有三年之愛於其民民何日忘之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固民心之天也然則誰非三代之民也誰非慈湖之所教而忍虐用之也彼崇山幽都投畀不授寧不永愧而後有志于中牟單父之事者亦可以少思矣因繫之以詩曰康山之崇兮公惠不窮矣洎水之泮兮公惠浸長矣山浮清兮水涵暉公有惠澤兮民有秉彝堅珉深刻兮來者永思景定三年二月

鴈塔記

譚應斗

樂平縣西北一舍許里名白塔淳祐中建安湯君鑄以邑簿攝令事過斯里見士風彬彬詢爲紹興間故巖猷閣直學士謚忠宣洪公皓季子端明殿學士謚文敏諱邁之孫僑居所也因爲取題名之義易曰鴈塔里碩古塔卑陋不稱里之者

宿迪功君洪春壽乃捐資易址鳩工陶甃而鼎新之夫洪君以敦本務實聞于州里而特爲是舉豈溺志異端者哉亦以先志之所在與縣官之所期不敢不交相勉以冀後之碩彥應時而興耳自是里中士與貢入太學登上舍第者先後迭書而君之三子一孫參錯入選尤爲同里之盛君則歆然若不勝也家庭之間日夕訓勵以耕養修讀爲規程以孝悌忠信爲本領一家三世聚族百口上行下效人無間言坡仙所謂不愧塔中人者君實有焉予君之從侄婿也游宦轉徙十有餘年而後還鄱則君與其伯子司理子潛塚上之木拱矣訪仰子子淇兄弟延留彌日相與登臨覽風景之如舊嘆人生之已殊誠有不能喻之于懷者子淇因諗子曰監丞伯父欲爲先子記塔之成未及而卒予思日遠日忘也子曷爲我

記之按小弁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父母之所植猶不忽也世降俗薄乃有厥父室蕞厥子弗肯堂播者今予淇兄弟於親訓勵者既能遵守之所營建者又能表章之雖歲月愒邁風塵瀕洞而繼志述事惓惓不忘蓋有合於詩人之旨昔昌黎韓公勇斥佛氏乃觀僧伽塔之矣元則亦嘉其重建而形之咏歌况斯塔之設前人期望之心寓焉後人恭敬之心寓焉設遇韓公必有名章以示激勸願予年侵學落僅能推本其衣冠之自與其行之家庭者摘實具載庶幾洪氏子孫知乃祖父裕後承前之意有在於塔之外者勿替引之固振俗厚倫之一助爾

孝娥別祠記

李士會

大江以南叢祠蓋不一而求其有關天倫有補風教者自可

數若吾邑饒娥之得祀詎非一念之孝交貫幽明其來愈久其奉愈虔傳所謂盛德必祀者乎始唐寶應中娥父勣涉舟而樵中流風濤爲水妖所覆以死娥年十四在織機中感犬啣梭之異因跡之及諸河知父溺矣娥晝夜哭彌三日不休忽雷電震嚇數里內水沸如湯蛟若魚盡浮死父屍忽湧出湍磧間殆天假之威以伐昏妖以成娥孝嗚呼異哉娥畢父喪終身不嫁其生也人孝之其歿也人神之自建中天子驟然舉旌異之典而河東大儒更援曹娥之事以爲碑而娥之孝遂彰彰于天下蓋廟而祀之者闔郡而是非直今汨灘爲然也宋嘉定癸亥朝廷從部使者之請而額其廟曰顯孝而知孝治之本者矣吾友戴君宗堯頃從所居之東可二里訪得古井曰饒娥井父老相傳此娥故宅因即其地爲之祠

僕能談娥本末俾記之竊惟祀之有闕世教也尚矣紀信以闕于君臣得祀五員以闕于父子得祀湘君以闕於夫婦得祀秦伯以闕於兄弟得祀嚴光以闕於朋友得祀無非有闕天倫有補風教固未有幽閨弱質純孝血誠動天感神震耀生人耳目如孝娥之得祀者戴君不屑意於風亭月榭水館山房而特於此從事又割其負墉歲入以月給守者此舉甚偉其更取前碑後碣大書而重刻之使百千世而下人人知有娥之孝而興起焉是爲不失建廟之意乃若廟食之所扶朽不墜與夫早雨疾廖明感幽應皆神功之不容不述尚將蒐輯別爲一編此不書

春雨亭記

馬端臨

董君既葬其親塚柏太矣結茹其闔扁以春雨謁余文記之

余謂孝子之於其親也終身之慕取則天地故霜隕則悽愴
雨濡則怵惕夫悽愴天地之死氣也哀所以送往也怵惕天
地之生氣也樂所以迎來也昔孟氏訓人以怵惕惻隱者仁
道也古之人不忍死其親之死而致死之則爲不仁故以生
道接之人生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究其逝矣而賢人君子
身雖死而有不死者蓋曰與草木俱腐夫草木未嘗腐也秋
氣時至栗烈寥泐蒼然者彫而飄矣繁然者黃而頽矣榮者
枯活者燥槎牙者僵于山蕃蕪者悴於埜宇宙間形形色色
摧敗零落極矣迨夫農祥晨正土脉墳盈百昌萬有實龜斯
活陳麥宿粒俄而方苞朽糜枯株俄而天沃水齒之爲悽首
也陵島之爲鳥足也羊奚之爲石筍也出機入機造物沕穆
生生之意似續不已其孤鶩挺特者爲昂霄聳壑牛隱車

賈西時歷千歲而不改柯易葉孰非草木之腐也古之君子
非不羨生也而必求所以不徙生者非不悲沒也而必求所
以不遂沒者圓形大化中無所知各生也如懸疣之附沒也
如浮漚之滅暫焉不能如退之所謂臙腥久之不能如穆叔
所謂不朽愧植物矣至于富希國氏而實胫篋貴若西門而
實負乘所謂有名章徹不如其已達人觀之草木宿而無聞
矣而甕牖短褐之士仰不愧俯不怍內不疚散人散木無相
尤也不亦多乎天地間生意無盡惟雨露之於草木墟墓之
間悽愴於搖落之餘怵惕于發育之際板枝執條有所穆然
而深思焉有所悠然而高望焉有所泓然而永感焉霜皮黛
色終古常新吾親處其下猶生也詩書一脉自葉流根生道
繩繩萬世子孫如將見之矣奚必堂坊之巍哉翁仲之森布

而後爲泰乎故曰休惕爲生道也是道也九原爲不忘矣君
名自明字鑑翁其先人名良策字有賢

明經堂記

馬端臨

楊子雲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嘻何易由也自西
都以來大師以百數得聖人之遺經于殘缺斷爛之餘爲之
訓詁轉相授受至元成間彬彬矣然且一人不能獨盡其經
或爲雅或爲頌習淹中者昧后蒼宗公羊者廢左氏其專固
如此及其流傳既久諸儒集厥大成然后馬季長博及經傳
鄭康成兼明詩禮孔穎達陸德明遍疏諸經其博瞻復如此
自以爲至矣至於近代歐蘇氏河南程夫子紫陽朱先生麗
澤呂成公宗工鉅儒代興斯文之錄取昔人之所謂簡要深
沉者披析解駁辨學術於眇忽探聖域于幽微本源正大義

理逸出而後學者始得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爲宇宙
以來一大快事蓋易書詩禮春秋自羲皇迄晚周二千餘年
而經始備有訓詁來先儒磨礪講習青於藍寒於水以深得
聖人之意又自西都至宋千三百年餘而經之旨始明然則
謂以耕養餘閏歲計之而能通其義者非深於經者也夫何
經之旨寔明而譚經之士寔陋蓋自以是設科而后有設棘
之機學究之誚郢書燕說帖括腐敗橫流而不知止每下愈
沉以爲經羞上之人諉曰尊經經之所尊者此而已下之人
諉曰明經經之所明者此而已無怪乎排斥擯棄之餘科不
立學不講而所謂經者始視爲咕嗶始事藉以記姓名便書
言政者存而不論言教者習而不察以至此極也三源王君
玉岡繩其先人之志以明經名家塾蓄書種文將以其幼躬

者壽後徵言於予夫二千年之經燼而未亡千三百年之經
旨蓄而盡泄而方坐科目徵察爲之癩瘕以取鄙賤此固志
士之所永慨也無心經世網有道藏邱山其時君家中箱舊
物緘其說餘儲以腹笥倘有長頸問事耄期稱道不倦者尚
當與君傾困倒廩而從之游元貞乙未蜡月

樂平縣志卷二十八

藝文志記二

元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危素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首倡士民興修學舍闡明心學以
崇教化未幾民翕然應之囂健馴服至今號爲詩書之邦向
之蒙公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餘澤在人尚能
感念之不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袁正肅公提
點江東刑獄乃叛書樓于廟學之後入本朝至元十九年縣
尹翟公衡謀於故宋丞相馬公專祠楊氏乃以貢士莊田若
千以贍師生以供祠事馬公以爲宜乃得魏氏之隙地于縣
治之東高明壇壘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

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至元二十七年抄籍延祐二年
經理曰畝俱作贍學田土其後不知緣由者每以貢士莊田
爲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孫同翁
來爲山長列其事于郡饒州路總管府知事于君凱言于郡
守曰朝廷以貢士莊養士行之已久無害于法若何而靳于
是上之于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
是州既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顛末求爲之記予惟楊氏學
出於陸文安公其爲樂平也實朱文公爲浙東常平使者之
所薦也不知者紛紛然以爲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學院有
田以自養學於其中者他日出而仕於時當以是爲師範矣

源清樓記

朱公遷

曩昔承平之日余有從子曰仁可實可信可者嘗作源清樓
翰林危公素記之朝之能詩者多咏歌之士大夫知有源清
樓也但樓居高亢之地鑿池引水出於人爲非自然者登樓
而望則水在原田間去樓數百步周流灌注泓涵澄澈若可
揖而歸諸懷抱中蓋處卑下者不得見斯樓拔起得以專而
有之也抑天下之水莫不有源源清則流清余之族數十百
家皆負山而西嚮水自西北趨東南其源出田畝而幽幽瀏
瀏不淆不混寬平演迤未嘗衝悍鬪激鬻隄岸而揚泥沙故
其蠲潔自與衆流異仁之兄弟承遺澤居高明事娟好舟車
迭上京都而輕視貨財急人之急甚得名聲於中朝時之人
若此者百無一二可以不愧源清矣絃歌聞四隣俎豆來賓
客樓中之樂未央而燬隨之惜也今三株樹中存其季以前
校官處窮約棟梁之勢屹然諸子凡五人小大長短俱適用

源清樓雖廢源之清自若也樓可興也故勉以是記之

桂山吟所記

錢子予

世傳月中桂樹高五百丈西河人吳剛學仙不成謫令伐樹其下余怪其誕而不經殆寓言者謬悠荒唐托是以裨其妄爾豈真有是樹也及讀晉史郗生對策第一自比桂林一枝不過妄自矜莊假桂樹之高以誇耀一時使桂有知寧不爲之厚顏也若淮南小山謂桂樹叢鬱山谷幽迥攀援淹留不忍舍去必隱居逍遙山林箕踞傲世肆其高風逸韻而托芬芳于嘉樹也又何羨夫吳之誕郗之矜耶余承詔校書翰林適鄱陽洪君善初同事筆研於院之西廡一日善初爲余言卿隱君子曰孫貴傳氏家于桂山山有叢桂偃蹇連拳膠枝相錯秋高氣清月露下林落陰團團花開如黃金萬粟天香襲人神思爲之灑然雖處廣寒清虛之府左右蟾兔舞霓裳羽衣於樹下其清高不是過也蓋其先世所植今不知其幾秒矣因名其居曰桂山吟所晨夕觴詠其下甚自適也顏先生爲之記以志其清焉余惟貴傳清淑而好文固非好矜喜誕如吳郗者比其志于淮南之樂肥遯者歎可嘉也已因書而爲桂山吟所記記畢余懼其往而不返歌小山之卒章以招之來歸曰山中兮不可久留

重修縣廳記

蔡深

饒爲瀕江大郡樂平爲饒上州方承平時州治學校館傳祠廟以至坊井闔市其宮室之美甲於他邑壬辰州燬於亂主州事者因陋就簡廉陞不立庚子來經理漸復其舊而公宇猶未闢乙巳冬兵變浚起時同知州事成公伯川方以海艘

樂平縣志 卷二十八
如京師承命省府與摠帥潘公方舟而東至及荊州事王公
佐表裏策應克平禍亂兵不血刃民皆安堵明年春修明政
紀德洽民心一日公諭于衆曰蚩蚩之民猶有闔廬以蔽風
雨吾忝二守宰泣於衆而風飡露次不得數椽以避燥濕爲
之奈何亂後誠不忍重傷爾民之力然惟州事崇重非故爲
是煩擾以勞人而私己也顧典籍無所于寄獄訟賓旅無所
於歸懼弗克蒸承大府惟爾衆士遠徂辰告庶幾有以處我
乎衆聞公言謹以聽命不勸而力弘我舊規興役於仲春休
工於季夏爲屋凡若干間治事有所示戒有亭退食有堂譙
門有觀庖廩厠涸煥然一新不陋不盈不費不撓黜聖丹漆
文質相稱氣象軒舉足乎觀瞻而吏民謂是役公之力也宜
伐石以誌請予記之予惟公老成歷練二政通守始以海舟
而著董督之功中以兵事而得安輯之效令復以州治而見
營構之美非其奉公守正持廉潔而德孚于上下孰能行無
不得如此哉于是書之以貽永久後之爲政者其尚有取於
斯焉至正二十六年六月

明

重修學記

夏伯時

樂平之學元季壬辰之變燬于兵燹瓦礫草莽者垂十三年
矣暨天朝平定南方始奠居學校權宜設置不復舊規者又
十有餘年每宰於斯俱以官事叢脞未遑究心至戊午縣丞
蔣惟賢始克建立未完而又以事去洪武十五年朝議以大
化之原在廣屬學宮明詔下郡縣學校撥賜田糧復春秋二
祭儀物視前朝爲有加其年秋會稽之新昌丁宜民來治茲

邑顧瞻廟庭頽朽墀置木主因大懼弗稱是非我聖上興文
至治之意越明年遂與僚佐捐俸肖先聖以及十哲焉又明
年春正月丙子愀然曰茲學吾任也頽而不治而改爲是重
困吾民也昔夫子嘗稱閔子仍舊貫之言然雖仍而修之費
亦與改作等今當農隙之時尚可遲乎乃勸民之裕於力者
微助僦工躬日臨之大而棟梁小而楹棧朽者易之以新腐
者易之以堅自殿及門自堂及齋黝堊丹漆各施其宜泮池
有橋廚庫有屋墻覆以瓦地布以磚一旦煥然復承平之觀
矣二月丙申工告成翌日尹乃率僚屬行舍奠禮于時升降
上下仰瞻巍然洋洋如在牲肥酒香神亦歆享祀畢訓導王
仲愚言曰曩者斯邑號稱文獻之邦自兵後而教化陵夷風
俗不遠於昔今吾賢尹存心於學知爲政之本矣吾鄉人子

第游斯學者其知尹之所以興起之意乎其知聖人所以爲
教乎知其教則爲政者其亦易哉言訖顧謂廬陵夏伯時曰
茲學賴吾賢尹而大有成蹟不可無文以紀之庶使來者有
所考見予固辭不獲因紀其歲月云

萊軒記

洪初

維秋九月樂平邑學以例當試諸生業予以衰耗邑大夫張
侯俾司其事粵明日延予至茹萊軒視其闌檻四周畦蔬繁
殖晚菘早韭菁菁焉靡靡焉沾潤灌溉聚諸生列於軒外日
用飲食之需靡不於是取給而非他有所求也蓋其所奉者
薄而所養者厚矣予聞黃大史之言曰菜也者士大夫不可
不知此味而民不可有此色者旨哉言乎今大夫憊憊以菜
名其退食之所其知此味也歟其欲民之無此色歟何其好

之至說之深嗜之而不厭且棄也謂非節用而能知愛民者能如是乎是故儉者君子所以養德也養其德則清心寡慾以爲立事之本蓋儉與奢對儉則有節制奢則必至於肆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聖人所以矯其弊也惟飲食之節取其適口充腹膏粱膳羞之味不必動其念則君子之所養未有不由於儉而致也已大夫之尹是邑經事綜物得樽節愛養之宜澹泊自甘簡直有禮其守己也潔其待賓也直疏盤粥盂晨夕取適未嘗有待於外以心相感而同列傲慕以身率先而下民丕變官給食費猶不爲己私傭工以成輿梁以惠行者較之鄭大夫以乘輿濟人曷足多哉由是而觀大夫之平居守儉約而不侈口體之奉既達矣尤能節浮靡以愛利爲心則其蘊蓄之久一旦發於事爲足以驗其實矣吁君子哉

若人其直能咬菜根者也故建立事功表暴若此而邦人皆嗾所稱也爲子乃始終舉先民之說以告之則知菜之爲物雖微而有資於人道也亦大矣請書以爲記

移忠堂記

徐旭

孝行於親而忠濟其君忠與孝皆誠心之發而孝爲之先父子君臣皆天性之恩而父爲之始孔子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是則忠者孝之推也孝者忠之本也孝可移於君則忠亦可移於父矣移之之道顧力行之至焉若吾群從弟孟攜父母俱存洪武十八年膺明經舉擢給事中居近侍備顧問是移事親之孝以爲事君之忠矣既而以殘疾上命放之者二而二親俱無恙不久而厥弟又死於京宦仰事俯育之責歸於一已非移事君之義爲事親之孝乎洪武壬申春余

以省親歸嘗與孟攜侍語於其父某齋側翁指其居而告旭
曰吾以衰老之年二子既哭其一天子曠恩賜是子在側使
首領有所托苟旦夕未死得以終天年于是廬幸也爾爲我
顏其居以最吾子事親之終焉旭受翁教既退而扁其居曰
移忠以復翁翁以爲然復演前說爲孟攜言曰忠孝雖二名
其實一理爾盡忠卽所以爲事親之道也盡孝卽所以爲事
君之忠也故嘗驗之天下矣不負其親者必不肯負其君不
負其君者又忍負其親哉而親乎親則必遠乎君之事親乎
君則必遠乎親之膝勢不能兩立故也世之移孝于忠者十
有八九移忠于孝者百無一二焉此又君命之重有以奪其
親親之私也爾今既際夫人所希有之恩則當盡夫人所難
爲之事所謂夫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瑤環瑜珥蘭茁其芽森
然於前者皆稱其爲佳兒也豈不耳濡目染於日用之間乎
爾力行之將使忠孝之道始於一家終於邦國永爲後法矣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於孟攜是望是爲記

文明橋記

徐旭

天下生民至衆也利害之悉如蠅毛然君子處之不過因人
情之宜以盡設施之道爾苟處得宜俾事不煩而民不擾其
惟賢有司乎我明聖天子嗣承寶曆之年大明黜陟詔諸司
各舉賢能且以生民之命係於令故令長之選尤慎重之樂
于饒屬邑賦稅之繁民物之夥其實郡也重崗蜿蜒河流襟
帶而縣治實處其勝縣治之東又支爲小河一環過其南演
迤數十里併入大河而西馬前代令此者或以通外河之利
而鑿之或以防巨浸之患而塞之其流因時消長不一故必

卷二十一
七
跨其上爲橋以通行者且以當文明之位而邑民之尚文物也故顏之曰文明由昔而今不過編木爲之漲流既消復編以待居民病之久矣括蒼張彥方氏抱竒才淹下僚者十餘年建文改元領薦書來令吾樂平下車之初觀士民之尚儒則循學宮課士徒以勸之館傳之頽敝者葺之市廛之荒落者飭之一舉目間已煥然新矣復以文明一橋尤逼縣治官客之過從農商之荷負作役者之奔趨至衝且要也苟舍其項步而不圖又何以利諸遠哉然官帑不敢擅發又重以役之屬民也今制凡州若縣商人之貿遷而給符券者每給必納楮緡一于官以助公署飲食費此聖朝恩例也日積月累凡得三千餘緡令一不以爲私奉皆捐以助費俾累石爲橋役者有直材甍灰堊有價量工命日飭財庀工一出自令之

經度而下人弗與焉役者既受其直爭相言非吾令之私也皆驩趨之不待告戒而人自爲力經始於建文元年四月初十日庚戌訖工於八月十五日壬子爲橋修廣凡若干尺上設扶闌爲之周陸其下爲門如半月以醜水道剋其頓如梭以殺水勢爲屋如橋之廣以憇遊者於是過從者樂之負荷者安之奔走者如履平地而無危焉役者既已更相譁曰吾儕小人自是以免伐木之勞徒涉之患矣吾履于是吾子孫履於是令之德烏有窮已哉邑士夫聞輿言而喜其事功之成於有道而能利於久不可以無記馳書京師求予記予雖未覩新橋之壯而嘗聞令之善政足以父母吾邦誼不可辭顧予托處詞林久侍班列與觀天下諸司以生民利害害來聞者無虛日聖上拳拳命在廷之臣詳議而興除之惟思

得人以分任之耳斯橋之成好事者亦嘗來言於朝令下公卿庶得張令之無私民且以爲利不惟弗之聞廷臣且嘉驤噫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此有司之常事耳然世教衰循良之尠見而貪酷之是聞爲其常而反以毒斯民者有矣寧不重貽朝廷之憂而益見張令之賢乎今嘗以非罪繫臬司民號訴者數百人臬司以達於朝民又隨訴之天子知其事詔還撫民其感孚之效必有出乎斯橋之外者姑書所知以俟傳良史者擇焉

孝思庵記

徐旭

父母之於子猶天之於萬物發榮滋長無所不至萬物但知安其生以上承乎天而已何足以報天功人子之職但知盡夫所當爲而已又焉能酬親恩之萬一哉今之人有生能致

夫養歿能致夫葬與祭者即謹然駭以爲足以報夫親矣殊不知是乃衆人之常事未足以爲孝也苟養有時而卒葬有時而具祭有時而不舉君子之心豈遂忘之耶孝思乃所以致無窮之心也入其庭而思親之所履執其器而思親之所服對夫食而思親之所嗜瞻夫邱墓而思親體之所藏反乎吾身而思親體之所遺是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思親之心也余方懼永感之悲曩宦遊南北愧無以繫其心嘗以東山孝思之名隨寓而揭以示不忘於終身及來京師忝參朝列退居之隙而東山之念森不可過夫豈強之然哉本乎人情之至也今年春正月朝廷更新庶政令諸司各舉所知吾西江方面大臣遂以其屬南昌司庾張彥方氏爲首薦彥方涉歷諸司已十六年矣今恩創合陞三等爲府爲州而彥方以母

老乞便邑就養天子從之請遂得吾邑樂平尹瀕行來別泣
然告曰某也家括蒼龍泉邑盧塢先墓去家二十餘里自高
祖縣尉公而下世寔于上每登其墟撫松柏之蔭思祖父之
澤茫乎其不可追矣因築菴其上揭以孝思庶展省之際有
寄夫哀慕之心焉及乎遊仕日久目之所觸邱塚纍纍然若
馬鬣封者若堂斧者有時而哀省者焉有交狐狸之跡者焉
每念孝思之庵渺在天末目之不可即足之不可及子幸爲
吾祭其隱予喜其有契吾心既諾而彥方之去已逼及聞其
之官也方推孝思之德以仁吾民籍籍乎其有聲矣一日復
以書來促予文然予于東山方曠焉瞻省俾復執筆以叙他
人之思寧忍涕泗之先隕耶然予猶有幸于斯矣吾先墓既
托處樂平境土也吾樂平得此賢令尹也俾不爲強暴者之
所斬刈震驚而先世之靈獲安于九泉之下爲之子孫者得
以所恃而食乎朝廷之上繫誰之賜乎凡吾閩邑之民老且
壯幼而孤者惻獨而無告者得以响响而食熙熙而安無貽
辱于其身而獲庇其先人其錫類之効又豈無所自乎然則
欲知彥方不怠親之心當於吾邑之民情占之矣若徒拘拘
以孝爲念以親爲憂而後於公怠若事民情忻戚若不與已
然者則非余之所望於彥方者亦非彥方推己及人素志矣
余明年請歸省東山之墓就升令尹之堂以致其太夫人平
安之拜以道吾兩家孝思之誠且以觀令尹之治効以驗吾
言時建文改元之初夏六月

繼志堂記

方孝孺

予之同姓有居饒之樂平者曰與成愿而文直而通蓋善士

而有學者也縣大夫才之薦於朝聖天子器之授之以職而試之以事至山南與子遊以繼志名其家居之堂願有述焉予曰人之志其品庶矣與成之先果何所志而今將何以繼之乎夫欲廣疆畝崇廩藏務居積而喜買遷者此其志之在於富厚也好名而尚利市才而銜技急於人之知而不顧弗勝其任者此其志之在於祿位也博索而泛求鉤深而撫要窺觀天地萬物之理古今治亂之變以蓄乎中而將以施諸事物著乎簡冊者此其志在於名聞也有知矣持之若未知有能矣守之若未能言或弗當乎道行或弗循乎義則惕然以爲己憂若是者惟志乎爲善而進于道德者能之然斯數者人之有志而弗獲遂者多矣况欲傳之子孫乎爲于前者傳之子孫且不能而况繼夫祖考乎與成雖欲繼孰從而繼

之雖然富與貴由于天者也其不可繼宜也名聞本乎己而成乎人在我者有可勉而在人者不可必亦不易爲繼也則夫與成之所當繼者其在爲善乎善者天地之心事物之本也物莫大于天地而理莫大于善故天地無窮而善之在人亦與之無窮自斯民之生盛衰絕續之際亦多矣而與天地相爲悠久者必爲善者之後也故富貴而爲不善必不能保其所有爲不善而欲致令名必不能如其所欲今與成之先自受姓以來數千年而自近代始遷之祖至其身亦十七世矣宗族之盛至於數百家其上世有以長者見稱者焉有仕于時有民社而以儒雅聞於鄉者焉非爲善曷以致是哉與成之所繼宜莫先於善而亦莫易於善也仁義忠信祖父之所欲行者行之有未至則從而繼之尊君濟衆之事亦祖父

樂平縣志 卷二十八
所欲行者有志而未成則從而成之如是則福祿譽名將有不期而自至者方氏之傳其有艾也乎予感乎世之人以不善爲可嘗而不知其難爲繼喜與成有爲善之資也故相與言之非敢肆吾言也蓋以吾之同姓而不可不盡也

常豐倉記

程楷

都憲李公之分轄江右也剗宿弊舉庶務軫恤元元饑者既飽食猶圖九年積用培植國家億萬年元氣樂平舊庾欺闕闌闌隘弗殷積圖弘焉宋慈湖文元公尹樂平道德政事澤在民心既登朝學者爲藏遺書因建慈湖書院國初廢爲甕壇故基方衍曠成化乙巳公訪觀乃曰慈湖善政賑飢僅放八斗租皆其大者愛樂平之心不死此地固可爲民大命庾始于垣務堅久築既成帚掠之必無崩土役乃受賞始速工

成庾一間計所費絜其餘成累三十八間故費不妄費而功能垂遠民抵罪以穀貸納之故民不加賦而積有健羨用心周密真如家室饗殮謀工既訖榜堂楣曰常豐比公以專揆山西去遇小侵有司輒發貸蟻聚庾下必曰此李公謀我者擔石道路必曰此李公遺我者食糜輟筋夫告其妻老詔其幼必曰此李公使我有今日活後趙尹錡推公意即中堂設慈湖主重邇水次歲歛糧其間而羨積且衍爲有備新庾民賴便者益德公無窮鄒簿悌圖識事久遠李丞俊田幕史宗咸曰唯乃建亭堂後屬文諸石惟民得所主則命有所賴命有所賴者則心不能忘吾邑此禪九地前過者皆念慈湖今茲念李公觀今日之念念李公則知前日念慈湖之切觀今日之念慈湖則知後日念李公之久公暨慈湖奚獨得民若

樂平縣志 卷二十八
此哉蓋慈湖爲正學山斗一代與朱子相先後公之學實與
之京則爲是者有所本也公名薰字德馨以春闈魁第進士
世家太平之當塗

景豐書屋記

程楷

吾邑景豐門北山淺水深曲風致最爲勝觀山淺則逵秀不
敵其美水深曲則縱橫旋折不去左右往時瘴山行歲春秋
時輒行郊野過此必累迹不能去顧無由巢其中今乃爲汪
器齋據有之器齋且即勝處爲景豐書屋予知其自得之趣
要不貸萬金九鼎之富貴者心竊歎之然吾邑自李有元先
生捐館至今二三十年無能介意一邑文獻者故家形迹落
漠可閔器齋獨蒐獵山林村市得片紙隻字有闕前輩出處
輒搆求抄錄有如不及今積當數十卷識者方有賴於器齋

而往時廬闌中祝融崇矣歲嘗二三風烈早熾憂我屋廬
輒及此實今顧得貯幽曠之地吾邑文獻有托矣况器齋嘗
欲繼有元之筆予致書相屬者再三器齋亦不拂予意然司
馬子長登龍門雁蕩極天下形勝乃能畢史記有元亦嘗遍
四方訪慈湖遺跡必至四明始得其詳蓋亦假以收子長之
助器齋將有爲亦必得於此耶予知其不出戶庭巍然而高
偃然而俯斬然而斷截然紆徐緩曲冷然而聲汪然而行淪
然而洄旋者皆足以爲耳之助則其所作必有如有元有如
子長則吾邑文獻將賴此壽耶據吾一邑之勝足以成一邑
之美予豈厭其奪予所好哉器齋走書求予作書屋記故書
此以復因以予所欲得者望之

重建縣署儒學記

舒清

樂平之有署學舊矣比歲居人弗戒于火遂皆延燬莫救而獨爲瓦礫之墟值歲饑窘公私困竭未有能興復之者弘治二年夏華亭趙侯弘濟以鄉貢進士來知縣事甫見而嘆曰此吾職也盍新之諗於衆或以財力弗堪爲解侯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毋慮乃縮百費割俸金出私帑鳩工集材畫規授匠既從事民歡趨之不踰年厥功告成公署自正堂幕廳官廨吏舍以及庫藏犴獄之類無一不備學校自大成殿兩廡明倫堂兩齋以及倉廩庖厨之類無一不備於是樂平之爲署學規模制度高壯宏麗巍然爲吾饒六邑之冠矣吾邑貳尹楊君仲淵偉其功而大其志授簡於余屬文爲記夫士伏處以天下爲己任一旦天子命令一邑有政教之責焉政以安民生教以復民性而治道斯成公署者政之所從以出也

學校者教之所由以施也爰至未幾即能致力于政教之本而所建立表表如此非其達政體急先務能然乎哉侯於是賢於人遠矣由是舉而措之吾見是邑政教之成將卓然鳴於大江以西而不特爲吾饒六邑之稱首庸書以爲他日徵

重建治學記

程楷

成化丁未樂平邑治偕儒學火吏案私家士假宮以肄官據瓦礫居篆具文書爲苟且計視篆者屢代去顧事巨張莫敢興念慮弘治己酉華亭趙侯鑄來爲宰則曰治修且無所奚望政教之懋成周咨審謀惟慎惟一既出私帑爲邑治倡江西少叅餘姚朱公讓廣東李公魁僉憲西蜀羅公九鼎皆募資以爲學宮倡侯綜理經度費具爲完定謀委史成圖授工循用飭斷功庸易建是年八月一日肇立十月念有八日植

棟庚戌九月念九日燕落在壬子秋乃訖工斷構之期每先
於學材甃之選每重于學學故先成大成有殿翼殿以廡明
倫有堂廡庫庖馩有所屬以豐門環以甃墉然後士有絃歌
之所學既成邑治乃俱成中爲廳事後爲堂翼以公案所前
爲門又前爲麗譙樓庫藏狂狴惟備治東又爲儲賑之庫百
間然後民有歸往之所貲費緡以千計然民見其備之附趨而不知其
莫知其橐之有警役以萬計然民見其備之附趨而不知其
耕之有妨工以數千計然匠效於勤喜直之猶民間也蓋侯
率已以廉蒞事明敏見之施設速成卓異宜哉夫士彰弦歌
之所則礪學之志銳民新歸往之所則向化之意切彬彬成
美已溢閭閻郊陌間歐陽文忠所謂謁于學士皆道德明秀
可爲公卿問其俗婚喪飲食皆中禮節蓋不待他日歸

已見其然學之成得提學事僉黃先生記邑治之成得大
泰舒君記前掌教高安羅君文今長樂陳君宗泰分教監利
張君瓏春陵楊君憲章屬并記其詳將刻之學宮惟左於公
署有望以爲歸者有望以爲讐者而鄉校不毀乃興頌聲政
教所自出之地其容不謹乎而邑之俗與治俱新則咸望以
爲歸而化與黌舍俱新則頌聲不須久而後起予幸吾邑治
教有所而政化俱善故書之若夫政之美則有舒君之文在
而化之端則有黃先生之教存

應宿亭記

朱 袞

皇上軫念元元失所以至上台天謔四方告虞率由宰邑者
匪人故舉士之薦於鄉第於鄉者充是任焉遵祖制重國本
也弘治壬子冬予捧檄來江右督黎少司馬瑩適吾鄉姚江

鄒公以和宰樂平邑幾三載矣慶茲會不偶一日延予飲於
邑之後堂未幾醉顧予曰邑之有亭可以資遊觀也予適構
一亭始竣盍視之以舒醉眸遂相與入堂北不能十步得隙
地半畝許岷然其崇如立其平如砥其亭之立於其上者又
聳然若起鳳却立而旁觀之上者棟宇下者基柱中可坐十
人四圍隙地僅二三尺與官舍簷墻甚親其制度亦頗隘而
爽塏軒豁明快幽雅倚歟美哉其名伊何鄒公對曰應宿蓋
取漢明帝謂卽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之意名之以此鄒公
非彰善媚己以自多而實所以寓警戒策勵于其間也其胸
中期待豈小小云乎哉而其所以構斯亭者又豈直遊觀而
已哉予聞卽官人位也列宿天象也或者以爲天人異體而
上下不相應是大不然天以生物爲心而人得生物之心以

爲心者卽官之於民直若父母之待其子顛爲之持危爲之
扶愚不肖者激勵而振作之如恐弗及則吾心與天心卽應
況其象者哉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若人而曰我爲卽官我能
應列宿者惑也鄒公種德績文登弘治丙辰進士第吾鄉稱
爲老成練達者其必知所戒勉於此乎今竊聽輿論熟視其
所爲乃知其存心一以愛民爲主而清以守之勤以集之慎
以成之惠字有道肅教有術故今通邑遠近耒耜安後杼軸
和鳴青衿佩訓黃髮率履而教養立矣卒之民和于下天應
於上而列宿之光虛朗明潤照耀茲邑者無一晦蝕此亭不
容不構也然構之何謂也將以保其終如始也而且合政臨
民夕則登亭而觀之其光如始乎吾之政醇也否乎吾之政
有疵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皆於斯乎驗之也予故曰鄒公

非彰善媚己以自多而實所以寓警戒策勵于其間也嗚呼使天下宰皆若鄒公焉以無孤於民以無愧於天以無負於學其早作而夜思者惟務飭勵荅明天子委任之意則斯世復見唐虞三代之盛顧不偉歟鄒公不日將領大擢以行矣然昭昭吏師永在斯亭則後之爲卽官以宰茲邑者不可囊帛匱金竭民之財而此亭得以議之不可玩時愒日償民之事而此亭得以移之不可暴虐放肆以民生爲戲而此亭得以貶之夫然則不惟不能應宿而且傾身禍敗爲天所厭矣於戲可不畏歟鄒公請予記遂書於此以爲拜卽官者規

雙節堂記

詹陵

正氣在宇宙間塞二五而粹乾男坤女之精其剛勁英烈動鬼神貫金石浩然盛大流行不少撓士得之爲節士婦得之

爲節婦固皆不外乎是以爲人也然而士嘗學問考成法有以克之而完其節尚未爲難若婦者目未識書心未師禮渾然粹然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苟非天賦剛健之質多且正求其不一失萬裂豈不難哉例其所以尤難者於吾邑余氏雙節創見之也余世家耆德宦族克剛宋提刑端蒙裔諸孫處士衢之子配梅林葉氏笄歸卽以貞淑聞克剛早逝葉年二十鋼膽磁肝撫孤乾瑞矢不貳志時失節媪諉之他天葉斥之曰媪嘗甘犬彘顧乃犬彘我耶終身米糲晏然自勵未見其爲少斃爲乾瑞擇配庫前朱氏亦著賢行生子壽增越三朔而乾瑞亦卒朱年二十二朱之母諭之曰汝姑誤守孤燈茹苦幾不能自存汝豈容再誤朱泣曰吾姑忍死保遺孤一髮平鈞爲延余祚吾爲知心姑心耳母天只而不人諒何哉

泫然求死母縮舌不復敢言養姑撫孤矢死靡他繼而壽增
借妻繼亡朱筑筑孑立婚教諸孫前後產豐業隆穀腹絲身
秋毫皆棄朱綜理力也諸孫崇福榮福霑福慨然曰吾曾祖
母祖母相繼歷諸難保延後祿幸有今日崇福等何以報稱
罔極耶遂以事走白色大夫金公澤名其堂曰雙節走書上
寶固丞直郎程公洛大書揭之嗚呼以柔女子質屹烈丈夫
事一代不數人一邑不數姓亦謂難矣今余氏雙節砥礪一
家乃爲尤難彼家不造姑婦胡越其心或未能無而余氏姑
媳礪節一心炳雙節於一家亶乎尤難稱未亡人形影相吊
三十餘年守身昌祿不受人指點爲尤難中之難者也茲非
正氣輻輳深注一家者耶雙節婦人耳使鬢眉而丈夫馬當
板蕩之秋死節歟不其大唐二顏兄弟也哉守節歟不其五
季二季父子也哉是宜特書大書以風彝教也雖雙關之
蕩無異典而高揭堂扁輝照宇宙得瞻之者諦而思之寧不
顙泚

梅巖記畧

邵寶

金山鄉有巖高二十餘丈濶十餘丈號梅花者奇石瑠立有
如筍如袖如珊瑚瑯玕者纍纍下懸若將墜然近僻處有級
列如疆號仙人田由右而行又如一室室之頂垂石如龍耳
耳常出泉下滴不竭又右而行地漸高有石如舟如棋地漸
寬如階以升其上蓋揭鐘懸益宏而虛如亭之狀左右穴各
一天光照焉出之則山巔也

清白堂記

龔淵

正德庚午年十月丁亥拙予知樂平縣事居寢室舊規隘陋

汚漫每退食甚不堪椹頭展目處謀營別室時會兵興弗暇
適治公館告竣餘材數種不容苟廢遂捐俸鳩工構屋三間
隸退思堂後扁曰清白蓋志本也客有登堂請質以義因指
屋之材告之曰水本清也土之則濁木本白也墨之則污青
磚碧瓦之出於陶銅龍鐵馬之出於冶雖色相靡常而成于
煅煉其本體自然亦不害爲清白人之生也亦然厥初性命
無不清白水木本源之謂也至于氣質之稟不無偏倚有剛
有柔有昏有明亦猶金石之類成于陶冶之謂也誠使有生
之民性存其命性順其受不爲俗變不爲物誘剛有執柔有
守昏無爲明無作則何偏不正何倚不中其於本然天命之
性不甚相違殆非孔子所謂性相近者歟奈何世莫能察滿
於故習違違以剛自負者則不善養浩而負狼肆虐以柔自

居者則不能體讓而甘心降志昏者冥行而靡守明者求異
而黜聰嗟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於命稟之初何事
殆非孔子所謂習相遠者歟吾爲是堂生成陶冶之具塗丹
華藻之不施曲欄迴榭之不設無隱晦之奧無阿蔽之房諸
門洞開八窓並啟自廳事堂直造可以底裏蓋類吾之性質
然究諸羣材生質之本實未嘗少有毀畫以此名之曰清白
諒不予誣矣客聞唯而退悵然而歌曰予邂逅兮登堂性清
白兮馨芳聞嘉言兮孔彰戚予心兮曷忘快惟命兮天常與
日月兮齊光超無爲兮獨步忽翱翔兮陶唐

國朝科貢題名記

蔣健

江右素稱文獻樂平又饒文獻之淵藪也自古人才亦多科
目亦盛洪惟我國初爲取其科貢名氏官秩之載諸郡志及

廣記者炳炳如丹固無容喙矣或者猶以爲不便於接目善心况在太學有進士題名碑在鄉學科貢亦然蓋將傳之不朽以鳴國家賢才之盛以礪來學振拔之志也茲學舊碑燬於成化間健自正德丁丑秋承乏來諭慨此亦一缺典遂謀之邑侯張君廷鳳同寅葉君大林陸君德馨欲立石以垂永久非速成所能爲姑權宜置牌扁者四第其科貢名氏官秩榜書分註揭于明倫堂壁之東西以俟作者庶不泯沒前輩人才之既盛因以激礪後進人才之益盛其間有掇科他省發身郡學亦皆茲邑人才故併收之或叅考未詳志記未載者不無缺畧又以俟後之君子嘻健記此而因有感焉豈徒爲科貢題名而已實以寓後先相望勸勉之意如某科某某科某未仕名節何似已仕忠義何似道德涵養何似功業樹立何似某果若此賢矣皆將慶其某科得人可以爲後學法凡後之登名科目者亦鑒於前而自勉也否則相與譏誚有玷乎科目後進者獨不以爲勉乎如此何患科貢之不得人由是觀之則斯舉也匪直文具而已敢併識之

節壽堂記

余曠

天下有二難有難在天者有難在人者在人者吾將勉之在天者吾無與焉然而人盡則天又無不應焉癸卯春余以言謹知建陽道過鴈塔洪子應和廬而造馬洪子觴余節壽堂予因詢所以乃知孺人本陶氏德安二守味春公龍女乃考庠生洪約之先生配也孺人歸僅五年餘約之不幸而即世時舅姑戴白在堂應和方呱呱在抱孺人欲死不得乃盡除簪珥躬執勤苦于舅姑生則致養歿則盡哀於遺孤幼而守

之長而教之甫成人而進之庠序約之得孺人以不死焉孺人歷寒暑凡五十餘內外無間蓋終始如一日合其壽所生之年得壽七十有二予語應和曰夫不以存歿二其心在力學反躬之士猶或難之况婦人乎且孺人長自官邸素不親勤苦之事而能食貧茹素終矢栢舟是必有致之者應和作而言曰予受母之訓曰予侍汝父朝夕經史談及倫理輒曰爲臣以忠爲子以孝汝孤門戶在汝汝當盡子道讀書做秀才即不得第亦當作好人以不負朝廷作養之意汝母早寡兢兢守冰以有今日况汝外祖居官清正雖屬愛吾未嘗不教以正古云爲善如登願汝爲母勉之也予於是乃領應和之言心服孺人之節雖其天植之性乎蓋亦有學問之故焉夫忠節一道也予方以批逆故獲登孺人之堂觀孺人之節

又喜爲子孤介一大勵是故樂爲之道而記之應和方讀父書在堂他日得階上進必將以薰陶於家庭之教而用之天子之庭則孺人善於身者將善於其子善於其子者又將爲天下善茲節也壽也豈徒以壽孺人之一身者將併壽其子以壽天下矣天之養之又胡不在孺人之堂也哉

前記陶母節壽事本給諫余公所謂附青雲以傳者然天地間貞淑之氣萃之婦人女子爲一家先後迭見蓋不數數然也余叔祖知州公嫡配汪氏年二十四而知州公卽世遺孤叔禧水甫四歲乃與公前配之女伯玉事詳恩巽者並矢靡他內任女奴外任老力以供薪水使令資產悉付先所爲後者役門戶期省事却跡得全所志而已宜人日綜家計暇則課子孤燈斗室焚膏粥寧復知有人世

間事居久之子列邑庠孫學弘去年冬復釋菜學舍宜人
以今春登七袞當是曾孫弄韶彩袖稱觥宜人睹然其間
鄉里賀者咸以爲宜人苦節之報屏廷試未果得拜其間
思志其事以藏家譜緣未得階一榜無足爲宜人延譽當
路姑以著節義源流德操因果爲吾族觀感興起地不虞
採風者以缺事索之急因約畧其概以應語曰至親無文
若揚圻盛美以光史乘則以待後之留心風教者宜人陶
母之季孫婦也故續其事於後云從重侄國屏謹書

重修洎口戴村古城隍廟記

戴儒

城隍郡縣典祀之神而戴村有廟者以常立縣於村縣後西
遷而此廟猶存人神相依之至也按廣記漢武帝元光五年
立樂平縣於今德興之東界期平歛爲樂即今婺源之三

一等都也縣立十餘年亦苦盜剽西遷戴村而安改名樂安
凡六百餘年而遷桐城未幾遷定今治故德興之八九等都
猶以樂平名鄉而戴村亦以樂安名江名鄉也又六百年類
朽至盡神像通棲民居適予致仕歸及見之念我曾大父麟
德公始籍德興則自公有生以上之祖皆常敬事城隍不懈
創葺予幸歷官通顯可忘敬愛之孝而夫有舉莫廢之禮耶
是剛躬正廟址創新神廟於嘉靖癸丑之冬又虞土墻板壁
之易頹也力致萬甍夾柱砌墻於丁巳之臘朱其內外築臺
中堂之北以奉神像柵門中閭使乞靈者止於門外而不得
近褻神像以失城隍之體門之右墻中嵌記石以記創廟歲
月使後人有所觀考而謹於嗣圖左爲之門鑰閉嚴謹惟廟
祝日先五鼓放進洒掃香燈事畢則出而鑰之違者許族人

集告於神杖而更之凡此規議無非尊享福神之禮社民無肆狂蔑取戾是勗抑神自創廟以來雖未登像於廟而廟謁乞靈之人日如歸市遊商急難之呼神應如響豈亦神鑒予誠力福於民爲報或因更正廟址地靈有以相神之著也誠如是則自今而後神正廟享必尤甚於吾族吾邦之庇禦災捍患綏和致豐所以靡我奉先睦族之孝者千載如一日矣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

鎮西樓記

陳九德

大都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凡東南郡邑曰水國焉下也水勢則自西而東流故曰江漢朝宗於海焉東也水之小者東流絕鮮故水東流曰洎予邑得洎名坐是水自下而上而西引以東注故洎陽擅勝地也地脉則自東來名山以結

治而水勢反東南昂而西北似伏矣古者建都邑必相陰陽觀地水勢如周公卜洛面纏澗齒之相觀楚邱之望景觀卜載在詩書郡邑獲形勝者固多而形勝或不足者亦不少必擇術建置治而宜之故公亭行館譙樓月臺多就道次率裨下地以當其衝以控其會以利其所而凡貴游創造據勝以觀不與焉樂邑既勝於水而復雄於山時局面昂東而伏西似若未協于地之理故山陰金侯於胥於西宜樓之華容鄧侯以經以營遂成之華亭趙侯繼復修之過者鬼服而凡歲時朝廷詔令有司旌獎多士賓興皆於是乎寓歲久圯矣別駕桂林張公首議復之二侯賓巖何公給白銀五十兩毅軒周公贊而成之西閩諸姓咸足隨心躍倡始事焉曰是奚煩公吾閩一方已足集事矣乃取材良皆裒出異林者美而特

也乃募名哲於匠者習而巧也乃差丁壯傭力者皆舊而捷也乃集諸物料瓦石釘綯竹灰膠漆叢而飾也木之長丈倍尋常計匠之作以週歲計而工之食如之石之費以鉅萬計而他物是稱焉樓崇七丈廣盈舊址而擴之四所至二十餘丈週以石垣稱樓以環門以石牌加樓以壯而極工綴有血靡加已於是地若拔而起水若決而趨山若培而崇景若增而出形勝若地闔於工觀美若天美於造而邑之雄偉若黔雷命六丁以一新焉者故物饒色饒聞饒矣而茲必益腴富庶固樂名於樂矣而茲必益都地靈人傑固古稱雄於古矣而茲必益翹冠於時也予試登以望跬步則凌雲之氣充舉頭則拱極之念溢觀象則胞中軋大造天家之機軸覽勝而胞中拾大塊假我之文章月露風雲連篇積帙者委之木

而鳥獸草木裁成天地者收之偉觀至於舉杯邀月振衣臨風若造物者供以娛也則凡春夏之交花發目勝薰蕕遺涼勝水瀾潭勝山戴色勝秋冬之會風薦爽勝月加輝勝雪飛瓊勝不獨壯於環居者之觀亦宜足於過眺者之目而闔境之追隨以遊四方之觀望以逞一邑之稱懷而宴息者樂已樂已生齒之得所而繁滋者饒已饒已洎水之東流西闕之雄鎮乃今斯今振古如茲已詩有云西北有高樓又云層樓跨九成乃今之樓加壯西北而成冠九成古之詩若爲今之詠者矣黃鶴之樓詠於崔顥而詩冠絕古今岳陽之樓記於范公而名傳播先後二樓於地勢無益因名筆而稱若鎮西樓實增樂平勝不有傑作曷揚駿聲走無能爲役聊次以俟大方家先時賓巖何公題以迎恩閣且錫以大書而予文始遂

厥事用樂厥成凡首勞者合得備書而匠工督役者法得聯以書壯觀景象走或得靚縷而名世如范公則地方展靈士必副望成希文之大志援筆以先徵云

樂平新建城記

黎澄

夫王公設險守國必重城池之建凡以爲民也昔宣王中興蒸民韓奕諸詩獨詳於築城之事其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蓋委任責成必有山甫名公過種之才而後足以勝此重大之任也吾邑舊無城正德己巳姚源之變百姓往往竄山谷公私告急以無城可守耳賊匪平邑中者舊請築城爲善後計彼當事者莫肯任其責一切因循之習嗣是莫之能舉豈有待而然與三川黎侯來宰吾邑秉治理百廢之餘加以徵兵督餉之擾勢方岌岌爾之侯

車初稅即僂僂焉念所以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苟有裨益於吾民者無不爲已而民回視易聽欣欣然有更生之望歲歲午兵部疏議以東南用兵遠近騷然命天下郡邑無城者皆得建城無非思患豫防之計適侯百度方新之始當道者乃有遺大投艱之寄侯於是毅然以身當其事上不敵廢天子之命下欲爲民建無疆之休乃博謀于衆而荒度其工程爰命匠氏授以成筭經營規畫之務既慎且詳凡城圍廣九百九十丈高一丈八尺爲基一丈二尺爲門爲樓堞六所爲橋二座跨溪以爲城簡邑中有力者董其事而費則出自公帑役事肇端侯視如家政躬親砥礪不廢朝夕工始於壬戌十月而告成於癸亥之季冬崇崇屹屹蔚爲一方之保障四方雖有警報而居者安堵卧者帖席民有恃而不恐邑有

備而無患伊誰之賜四履之內一時改觀得創見新城之美
咸謂吾邑城池振古所未有則侯之功亦振古所未有之功
也先是吾僥屬邑有七建城者五邑惟吾邑之城規模嚴整
基址堅實視他邑爲獨雄非矣感孚之素綜理之周何以致
此事既峻勞於役者數十輩見德而忘勞享佚而思報乃從
鄉士大夫屬於予將以紀故實用垂不朽予子民也衣被於
仁恩之下文焉敢辭竊聞惡勞好逸民之情也勞民以重大
之役而能使負版築之民皆紆其子來之忠且惟悅以歸德
於上此無他蓋戾自服官以來凜然冰蘖之操可鑒鬼神而
其明作之功惇大之體敷之爲宜民之政煥之爲更新之治
故百姓莫敢不用命莫敢不用情而民是用和工是用勸政
以底績勞而不以爲厲已也不然起大事動大衆而民不怨

浴者鮮矣况可得其懽心乎哉誠以侯之政不在於簿書其
會之間而在於廉靜仁明之化戾之功不在於一時小康之
治而在於千百年永圖之懷以能保我子孫信仁人之利溥
哉傳之奕世載之史書雖與山甫召公並稱可也敬以復諸
士大夫及耆舊請侯名楚字子立廣之順德人三川其別號
云

新泮池記

黎澄

古之學必有泮池以其半於壁雍制也造士則以講學行禮
治兵則以受成獻馘恒於斯焉示有教也所以重化理之原
也吾庠舊有泮池正德末年侍御謝公尹是邑將闢地開池
尋以中輟僅存其舊址而已隆慶二年之臘月我程侯春野
由進士來令吾邑時維天子登極之初欲與天下更新化理

於學校尤加意焉侯始謁學宮禮先師畢偕諸生四顧宮牆周覽山川之形勢睇瞻平楚之蒼茫乃仰而喟曰美哉茲宮賢士之所闢風化之所自也泮池未建實惟闕典有司者之責也何以免因陋就簡之貽訖且何以稱上作新人才之意哉時他務未遑首議泮池之建維時公私財力俱困監司方議節省之政衆有難色侯毅然以身任其事捐已俸出贖金經理若家事然僉謀既同先伐平林以通壅蔽面山則北嶺如拱如揖臨水則泊江如環如抱地之靈不終秘也惟池之舊址曷偏荒穢無以稱偉觀侯復出金易民地以昭式廓既宏殿軒朗乃疏鑿而開濬之深廣數倍上下甃以磚石四旁繚以石檻池之前屏以坊牌爰揭新扁照耀雲水四履咸延表以墻垣櫺星門易以石柱屹然爲棟隆之吉皆昔無而今

有者翼翼嚴正之極足以度前規而侈後觀功既成園橋門而觀聽者自驚心駭目咸嘉嘆之無已况士居業斯所者能不因表儀之樹而起相觀之摩哉先是吾庠以文獻獨雄于饒郡邇年科目幾於不振剝復之交其有待於我侯也耶侯自發解全楚帝鄉豐芑之盛也薦登高第海內宗之爲文章大家自侯之蒞止也斯文以爲著龜士類以爲矜式自侯之新泮宮也士得以游焉息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上有鼓舞作興之機下有成就長養之益易曰養賢以及萬民不在茲乎計及暮年教養並茂政成民安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在強教之悅安之而已侯真民之父母雖文翁治蜀何以加諸古稱文章大家必能至大用侯將盡展底蘊以黼黻皇猷羽翊人文化成之治信其能致大用也因及之以證他日云是

後也始于己巳閏六月而告成于庚午三月殿宇講堂齋廡將以次修舉而侯適以憂去然經紀以定財力畢備事可立辦者也侯之功不可泯而士民之去思益切庠掌教王君分教唐君廖君偕其門弟生員石如圭歐德新周諤輩來請文以勸於石用垂不朽從輿情也予固囿於綱紀之中者也安敢默特爲叙其歲月以昭故實云若夫侯循良之政勲業之隆自有良史書之而非謏薄所能撰也侯湖廣咸熙人名沂字岱源春野其別號也登戊辰第贊其成者丞許君河簿卽君懔慕史許永年督其役者巡檢王文誼若夫教護屬工鼓舞變通以曲相其成則王與唐廖之功居多馬王君繼相繼利入唐君世禎歛人廖君文滔順昌人法得備書云

新建張家橋記

黎澄

吾邑閩以西去五里許爲張家橋蓋河以北崇山峻谷諸水縈合而南大都由此溪入於大河自西通衢達於郡於省行旅往來出於其途西路之要衝也舊嘗有橋以經畫未周工力簡率每春夏之漲溪束而不能洩勞激而不可支或從或批或磨或切橋即圯壞民艱於涉公私甚病焉隆慶二年冬我侯程君以名進士來宰吾邦偶公事過之履歷噉僕夫况瘁喟然嘆曰河梁之設王政之所不廢病民若是有司者責將誰諉既蒞官之三月綱紀斯張民志乃孚曰可以用民力矣於是召耆老而議之僉謀既協名匠而荒度章程纖悉具備爰出贖金以充其費倡義士以董其役於是大匠懋功百姓子來而侯加意勞來若經家事焉工始于三月而告成於八月延袤一百二十尺橫二十有二尺廣可方軌平可轉

較履之者如坦途行旅嘖嘖皆以爲神功駿發澤及百世偉哉斯舉也於以見濟衆之仁焉於以見使民之義焉於以見綜理之智焉一物而三善具矣豈苟然爲之者哉蓋侯自發解以來積學山中二十餘年充養完粹其於經畧世故左之右之無一不宜且有者將來爲舟楫利涉大川以保乂王家弘濟海內皆侯所優爲者也豈直此方得專其惠而已哉先是侯初下車卽有是念圖始慮終乃今政成人和治方底績而是橋奏功適在百廢具舉之後蓋不出乎侯之成算也落成之日天宇晴爽菽粟被野侯率諸僚寮邀予及春元程君芳濱同往觀焉祭告殷舉宴觴載揚於是神人胥悅而一方父老以及編氓環橋而觀聽者不知其幾咸歡欣鼓舞合辭以請又謀勸諸石用志侯之德澤顧予何能秉筆雖然竊

之昔建安郡守何公智甫卽永州江口疊石爲橋方成而蘇公軾適至遂請記於公乃借至橋所乃賦之曰我來與公同載而出懼呼填道抱其馬足今日之人心則不異視也姑以是復父老之請侯諱沂號春野咸寧人丞東陽許君河簿建德卽君燁幕史長洲許永年亦有襄之勞者學諭王君繼相學訓唐君世禎廖君文涵皆樂觀厥成者得並書云

趙侯重建城東便民倉碑記

朱繼忠

糧儲國家大計也故邑之儲運必有倉倉必便民民不募運重國計也樂平糧賦蓋三萬二千幾百有疇而追徵本色者十六舊制征輸率令都民輦輓以達於河河遶邑城之東有地高衍可倉故舊立官倉以受儲運百里之內舟車輳集而官總其入樓守有常經費有度輸免有期民甚便之嘉靖甲

辰年以來爲稽滑者所惑始移倉於邑治之西厓則官倉廢而始僦民地爲囷矣守望疎而侵漁者專利矣水溢而滄圯而耗而賠賂者日困矣嗚呼弊也久矣司賦者熟視民瘼而不爲之慮何耶豈狃於因循而牽於邪議耶將待其人而後行耶我趙侯以庚午仲冬來令樂平時糧儲方急而佐政者無一人在縣使侯沿舊習而姑從其所急以圖近功亦無不可者而侯則謂倉儲之費乃是時失政之大者嘆曰倉儲官廩也兌漕國賦也奈何僦民基爲囷出官糧以償其租耶以問民之有遠計者而悉其顛末力請於上而規復之而民之有異議者欲因循者皆弗聽也遂跡城東之舊址而倉焉相地利以植基畜順人心以興營建制經費以利工役繼時民皆踴躍程力効能輦石畀木隨侯之所指畫而翊成焉

自十一月十六日經始至十二月初十日竣事其爲基背垣中設廳殿其面瞰河旁列倉囷計都爲閭架其儲貯則民自爲守無侵漁之弊其起免則民自爲運無匱收之耗其出納盈縮則官爲稽覈無欺僞賠賂之病加之地平高燥無風雨滄沒之患又無僦地之費由是昔時之便民者一旦盡復而近歲之病民者一旦盡革矣猗歟休哉豈天不忍斯民之重困也其待侯而行耶侯方理新政而首詢民瘼毅然舉數十年未復之利上重國賦下厚民生其視坐縣數年僚佐分治而慮不及此者用心何如也况其利澤非止一時將千百年之後此倉不傾圯焉則侯之澤猶存豈徒著近功已耶是役也主其事者我侯決其利害而協心以贊之者邑博王君唐君徐君也丞葉君簿葉君幕典張君雖後事而至然亦與

有力馬先是邑民王遠何羅觀等嘗登公庭而獻言焉茲幸
吾侯之爲興利也相率而歌于城東歌曰耕田而食兮伊誰
之力千箱而運兮列國而積涿潦不及兮鼠雀遠逝公私兩
利兮猗侯之績歌畢伐石爲碑余爲之記而勒之侯諱黃金
字希重號鳳岡折海鹽人丞諱芳字茂春號海隅山陰人簿
諱迎陽字東暉號岷源蜀彭人典諱觀泰字孚陽號一庭莆
田人博諱繼相號築野慈利人世禎號心田古歛人克純號
文麓餘姚人也隆慶辛未歲孟秋月之吉

大尹鍾侯文陸公生祠記

黎德充

邑侯文陸鍾先生宰予樂約已裕民政善民安百廢具舉比
及奏績天曹大計羣吏之治遜天下賢聲卓異者推我侯爲
第一上賜宴旌勞如增秩賜金之遺意既而天部以爲

憲上聞欽擢我侯爲首命下而侯戒行有期矣於是羣邑之
耆民父老告予曰吾民之怙恃我侯吳營赤子之於慈母今
聞應召北上將留內補叅贊大政不復至矣衆將疇依願如
東漢河內之借寇恂詣闕下以求終惠何如予曰不能規近
利而爲周身周家計者庶民之情也若夫聖天子籲俊尊上
帝爲天下國家圖治理而大人以天下爲度王道無外豈得
專于一邑哉如其可借惠安之民已先爲之矣民知侯之不
可留乃相泣下遂寢前議然侯之去愈遠而民之思愈深於
是復羣起而思曰惠安之德我侯嘗立生祠以動思慕以摠
報德之忱吾民獨不可爲之乎予曰是則可爲也昔南人之
思召伯曰蔽芾甘棠召伯所爰則思欲見之矣周人之愛司
徒既適其館還授以餐則思欲養之矣生祠之設無乃兼二

義子蓋爲之像則常常見之而歲時伏臘薦其時食則既養之矣故曰可爲也祠成而羅拜於庭下予作而言曰神哉感應之道予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曰誠而已誠則天矣天則不言而化不令而行非聲音笑貌之爲者易曰有孚惠心有孚我德上以誠愛下下以忠事上至誠而不動否矣如侯豈弟有仁人之度徽謙著君子之風其重農桑崇文教表忠節振士習釐弊祛奸諸所注厝皆勤勤懇懇必以化民成俗者皆誠也誠故不息而惠澤洽於民心者亦不息不息則久而生祠之者亦久而不息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萬曆十四年歲次丙戌冬十月

鍾侯祠義田碑記

史桂芳

嘗涉莊逍遙篇庚桑楚居畏壘三年大壞民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子聞之不釋夫以畏壘之細民而切切然欲俎豆余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乎予未嘗不噴嘆曰嗟乎此庚桑子所以爲老聃之役而非聖賢大學之道也蓋民至難感矣感而至於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抑又難矣自非有甚盛德日計月計於其間曷克臻此而乃謂杓之人也可乎哉信若所云則鴻渚留公甘棠愛伯彼陳南人亦將杓而周召乎大謬不然矣文陸鍾公名進士也筮仕閩之惠安如青萍始出於型而光芒迥別赤驥展足於道而驟武不凡匝一歲治聲籍籍惠之民已有尸祝社稷之思矣尋調宰樂平以樂邑繁劇殷浩百十城中稱最難治公聞檄無難色單騎入境即以治惠安者治樂平實心任事推誠置人一切鋪張文具黜而不用其約己也則善食浣衣自覺其適於是乎民無枵

腹鷓結之愁其勤政也則秉燭戴星民忘其勞於是乎官無積案滯牘之擾其寬里甲而嚴左右也撫字溢闈闈而吏亦不敢弄智以舞文其杜苞苴而崇講學也則祕謁絕公庭而士勃然入彀以中鵠其風孝節而獎善良也則恩光及枯骨俗亦相率歸厚以還淳倘所謂居三年而大壞者非歟故銓衡著上上未幾擢御史去矣先是邑人欲謀借寇然知其不可也遂相與言曰樂平不可一日無侯侯去固不可挽而生祠不可建乎乃塑侯像建祠於紫薇公署之旁謂四隅道里均供奉便也既竣聞之公公愀然不樂亦如庚桑子弗釋于畏壘雖屢馳檄命毀而民執愈堅亦付之無可奈何耳矣歲在癸巳距公凡八載愈久愈思以爲生祠似矣而不有祠田慮匪久長復各捐貲買負墾田壹拾餘畝約取歲租若干石

永爲蕉荔香火之費署其戶曰樂永思志感也衆輪司事以徐泮充守祠有不稱則易之調停料理詳悉周密嗟乎斯誠曠世盛舉也史稱何武去後思第未聞其塑像建祠亦未聞置田奉祀而公獨得此於樂邑固見樂人深於感而尤見公之深于感人公爲御史有搏擊聲方今轉遷儀部凡朝廷製作類出公手不日爲天下大宗師登樞秉軸則所以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甚且廟而從之相與報德報功于無盡者行將在在皆然也何言樂邑公在樂邑予荷教爲最渥故因樂人之請遂援筆以鐫諸石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孟夏月

大尹黃侯景台公生祠記

胡士彥

昔歐陽文忠公之蒞滁也士民愛慕立祠以生祀之蘇文忠公再任杭有惠政及被徵去民立生祠以報宋史傳其事至

今耿彰茲一公者詎屑屑然爲獵譽要稱計哉當時百姓又非望風承旨以異上人之德我也上以子視其民亦以父母視其上傳曰一夫得情千室鳴經言休戚之相關而感應之神且速也黃侯以西楚名家取科甲筮仕歸安宜春綽有政績當道以樂邑稱繁劇令多苦之獨薦侯以蒞侯下車代虐以寬劇僞以貞編要書以齊民緩程限以催科禁胥役以擾民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不振不揚行所無事百凡注厝動協民情至其清苦如冰蘖捺識如鑑衡佑善如春日摧惡如秋霜其所大造於樂者真若父母之於子無所不用其愛視歐蘇之政不少讓焉循良之名籍籍京師而侯果以司寇擢報始至樂士民且賀且愕咸私祝曰幸相傳者之妄乎不然吾儕失怙恃哉明日報者又至侯之行且有期矣邑大夫士

鄉者驚孺靡不淚歛歛下曰天以賢侯惠茲土不費民間一莛自老人爲兒時希觀之矣遽以擢去如樂何相與號呼奔走填溢郊野且謀新于上求遷其秩而弗移其官既而不得又無以自慰也爭欲立碑記之肖像事之府庠黃業遂首率鄉約耆民請得鐘樓隙地獨捐已金以建生祠飛飛其欄角角其楹繞以重垣周以楷檣忘其勞費若爲家治垣屋然立碑塑像奉若神明一時胥慶以爲父母去而瞻依尚在也且相與語曰廟貌載啟不有他日修輯之備四時祀典之需尙以寄愛于永永業捐已田告官立戶以爲百年祭祀修輯計洎成丐余言以記其事余喟然曰侯何以得此于民哉夫父母之于子生長鞠育撫摩顧復罔不切至尚不能保其啼飢號寒之憾德色諄語之隙樂民慕侯於既去依依戀戀而惟

永圖之報由有以先之樂邑二百年來長吏不知凡幾而得
民如公古今所未有蓋不特今日之行有不忍於民者客冬
以入覲北上民慮其簡自天朝不復終惠猶且頌政有錄板
卧有文矧今明命徵擢行將握樞秉衡以翊當宁寧復令樂
民再瞻丰範耶今日生祠之建亦赤子一念真切無爲而然
者也然則樂民之戴何異滄杭之戴歐蘇千載而下登之信
史又安知不與歐蘇並傳耶是故樂民甘棠之思藉余言以
識之永久余密邇封疆稔沾德教不得不爲之記使後來落
茲土者感而興焉則是舉也可以勵世風可以徵古道可以
鑒民情又未必無補於天下後世也侯諱洽中號

人

